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四目錄

碑文

重修闕里孔子廟碑

平定朔漠告成太學碑

開國佐運動臣武勳王揚古里直義公蜚英東

宏毅公額宜都碑

賜一等公內大臣都統國舅謚忠勇佟國綱碑

賜江南江西總督傅臘塔碑

天津海神廟碑

金山江天寺碑

射虎川臺麓寺碑

菩薩頂大文殊院碑

萬壽寺戒壇碑

宏慈廣濟寺碑

五臺殊像寺碑

五臺碧山寺碑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六十二

集部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四

碑文

重修闕里孔子廟碑

朕惟大道昭垂堯舜啓中天之聖禹湯文武紹危微精  
一之傳治功以成道法斯著至孔子雖不得位而贊修  
刪定闡精義於六經祖述憲章會衆理於一貫為往聖  
繼絕學為萬世正人心使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燦然不

著於宇宙與天地無終極焉誠哉先賢所稱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往歲甲子朕巡省東方躬詣闕里登聖人之堂祇將祀事覩其車服禮器金石絃歌蓋徘徊久之不能去焉顧聖廟多歷年所丹雘改色棟桷漸圯用是怒然於心特發內帑專官往董其役鳩工庀材重加葺治經始於辛未之夏事竣於壬申之秋廟貌一新觀瞻以肅蓋深惟孔子之道垂範古今朕願學之志時切於懷每考天人性道之原修齊治平之要思以

遠紹前緒牖迪生民凡所以尊崇褒顯者靡不隆禮竭誠以將景行仰止至意而況廟庭之地尤為聖人神明所憑依者哉今者登堂而陳俎豆入室而習禮儀營構既堅采章彌煥庶幾於朕心深有慰焉用是特遣皇子脣社敬展禋祀以告落成凡我臣民瞻仰宮牆倍增嚴翼尚益思敦崇德義砥礪倫常以不負朕尊師重道之意豈不休與因勒貞石系以辭曰

麟書啓瑞素王挺生上律下襲玉振金聲範圍百代陶

甄萬類道備中和德參天地立型垂訓師道昭宣象懸  
七曜海納百川曩巡東魯臨河登岱峩峩尼山羹牆斯  
在虔恭展謁至德是欽宗風溥博教澤閎深洙泗之陽  
殿寢翼翼上棟下宇神靈安宅冬官特飭締造維新宏  
規大啓肅奉明禋聖人之居永以觀德千載傳心四方  
式則

平定朔漠告成太學碑

惟

天盡所覆海內外日月所出入之區悉以畀予一人自  
踐阼至夤夜殫思休養生息冀臻熙皞以克副維皇大  
德好生之意庶幾疆域無事得以偃兵息民迺魯特  
噶爾丹阻險北陲困此一方人既荼毒塞外輒狡焉肆  
其兇逆犯我邊鄙虐我臣服人用弗寧夫蕩寇所以息  
民攘外所以安內邊寇不除則吾民不安此神人所共  
憤天討所必加豈憚一人之勞弗貽天下之逸於是斷  
自朕心躬臨朔漠欲使悔而革心故每許以不殺彼怙

終不悛我師三出絕塞朕皆親御以行深入不毛屢涉  
寒暑勞苦艱難與偏裨士卒共之迨彼狂授首脅從歸  
誠荒外君長來享闕下西北萬里灌燧銷烽中外乂謐  
惟朕不得已用兵以安民既告厥成事迺蠲釋眚灾潔  
事裡望為億兆祈昇平之福而廷臣請紀功太學垂示  
來茲朕勞心於邦本嘗欲以文德化成天下顧茲武略  
廷臣僉謂所以建威消萌宜昭斯績於有永也朕不獲  
辭攷之禮王制有曰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

罪反釋莫於學以訊馘告而泮宮之詩亦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又禮王師大獻則奏愷樂大司樂掌其事則是古者文事武事為一折衝之用具在樽俎之間故受成獻馘一歸於學此文武之盛制也朕嚮意於三代故斯舉也出則告於神祇歸而遣祀闕里茲允廷臣之請猶禮先師以告克之遺意而於六經之旨為相符合也爰取思樂泮水之義為詩以銘之以見取亂侮亡之師在朕有不得已而用之之實或者不戾於古帝王伐罪安民之意云爾銘曰



魏魏先聖萬世之師敬信愛人治平所基煌煌聖言  
文武道一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朕臨域中逾茲三紀  
嘗見羹牆寤寐永矢下念民瘼上承帝謂四海無外  
盡隸侯尉維彼兇醜瀆亂典常既梗聲教遂窺我疆  
譬之於農患在螟螣秉畀不施將害稼穡度彼游魂  
險遠是怙震以德威可往而取朕志先定龜筮其依  
屬車萬乘建以龍旂祝融駟鸞風伯戒途宜暘而暘  
利我樵蘇大野水涸川瀆効靈泉忽自涌其甘如醴

設為犄角一出其西一出其東中自將之絕域無人獸  
羣自掩五日窮追彼狂走險大殲於路波血其孥翦其  
黨孽俘彼卒徒衆烏晝號單馬宵遁恐久駐師重為民  
困慎固戍守還轅於京自夏徂冬雨雪其零載馳載驅  
我行至再蠢茲窮寇昏惑不悔我邊我氓以休以助爰  
寧其居爰復其賦藩落老稚斯恬斯嬉歲晏來歸春與  
之期春風飄翩揚我旆旆我今于邁如涉我郊言秣我  
馬狼居胥山登高以眺閔彼彈丸天降兇罰孤雛就羈

三駕三捷封狼輿尸既腊梟獍既獮豺獍大漠西北解  
甲棄爰振旅凱入澤霈郊卜明禋肆赦用迓景福昔我  
往矣在泮飲酒陳師鞠旅誓屈羣醜今我來思在泮獻  
功有赫頌聲文軌來同採芹採藻頌興東魯車攻馬同  
亦鐫石鼓師在安民出非得已古人有作昭示斯旨緬  
維虞廷誕敷文德聖如先師戰慎必克惟兵宜戢惟德  
乃綏億萬斯年視此銘詞

開國佐運勲臣武勲王揚古里直義公蜚英東宏

毅公額宜都碑

朕惟我國家創建丕基開無疆之景運既篤生神聖英  
武之君以翦除亂逆啓闢疆宇戡定諸邦一統之烈肇  
於東土其時則有一德一心之佐殫忠戮力經營四方  
以翊鴻猷而成大業蓋天寶挺生異才鍾山嶽之靈挾  
風霆之氣貞誠不二毅勇無倫名高百戰之勲位超五  
等之爵垂聲竹帛配食

廟廷以與國家共承休祉子孫世衍其澤是豈偶然者

哉當我

列祖之龍興也一時人材蔚起猛士如雲戰將如雨以  
藝勇稱以功名顯者不可勝數而功冠諸臣為一代元  
勲則有開國佐運忠勇王揚古里直義公蜚英東宏毅  
公額宜都尤為傑出焉朕嘗恭覽

列聖實錄考三臣行事折衝行間則戰必勝攻必克平  
居則矢忠直贊謀畫豐功偉績至今焜耀簡編未嘗不  
緬想英風興懷往蹟昔人創造艱難枕戈擐甲櫛風沐

雨之勞恒留連往復不能去於懷也歲在戊寅朕巡行  
舊京展祀

陵寢追維

祖宗功德隆盛竝及當時佐命之臣丘壠所在皆遣官  
致祭而於三臣之墓特親至奠醑以示優崇仍復專官  
祭享盖功在社稷以死勤事古人爰有明禋之典朕篤  
念勲庸用申異數并為文勒諸貞石以昭示於無極焉

賜一等公內大臣都統國舅謚忠勇佟國綱碑

朕惟自昔勲舊之臣乃心王室平居恪勤職事左右宣  
勞一旦奉揚威命忠不辭難勇不避險鴻名駿烈焜耀  
無窮史冊所書良足嘉歎爾佟國綱賦性貞純秉心淵  
塞親居元舅而敬以持身位列上公而謙能服物入則  
虔共宿衛出則筦領禁軍偉量夙重於巖廊令聞允孚  
於寮案迺者小醜構爭近逼邊圉三軍聲討簡佐元戎  
爾乃慷慨厲兵赴桓敵愾屬賊鋒之既挫將棄壘以潛  
奔爾猶擐甲直前提戈獨進銳志彌堅金石壯氣逾薄

虹霓誓埽陸梁永清朔漠宣期上將遽殞師中夫爾以  
肺腑之親心膂之寄秩崇望峻勞久勲高假令偕衆旋  
軍亦可從容奏凱而義存憤激甘蹈艱危人盡如斯寇  
奚足殄易曰君子以致命遂志傳曰殺敵為果致果為  
毅惟忠生勇爾實兼之循行易名斯無愧矣嗚呼典禮  
加隆榮哀悉備英風震於邊徼勁節炳若丹青九原有  
知應無遺憾惟朕睠思懿戚篤念老成身後追褒久而  
益痛特命所司勒文墓石昭朕無已之懷亦俾後人知



所激勸焉

賜江南江西總督傅臘塔碑

朕惟國家所以資封疆之大吏者固在乎操履潔清正  
已率物又必優幹濟之才具通明之識斯足以振肅下  
僚綜理繁劇綏靖兵民以無負乎簡任之重古人所謂  
有猷有為有守兼之者實難其人也爾傅臘塔秉性貞  
誠賦材敏達朕屢經拔擢出典屏藩入為卿貳稔知其  
品行端廉謨猷恢裕念兩江幅輳遼闊事務殷繁彈壓

保釐亟需偉略爰畀爾總制之任俾展其經理之才爾  
能精白一心坊表庶職風清弊絕輿論翕然更能寬嚴  
互用咸綱舉而目張教養兼修亦害除而利溥軍民輯  
睦里井乂安斯其才守兼優豈非國家之楨榦臣工之  
模楷者與倚任方殷遽爾徂逝吏民謳思至於流涕且  
籲請尸祝觀愛戴之弗諼知德施之未泯朕用是深軫  
於懷馳賜奠醊卹典加渥謚曰清端製文以褒美之嗚  
呼人臣能奉宣德意以嘉惠一方生膺顯秩歿有榮名

勤之貞珉傳於奕世寧不休與

天津海神廟碑

朕昔巡歷天津詢知直沽海口去盛京數百里舟航泛  
涉實利轉輸迺者奉錦兩郡歲穀不登兵民乏食深厘  
朕懷而陸運之程踰山越谷曠日為勞厥惟創興海運  
斯足拯濟民生爰命學士陶岱往蒞其事酌撥倉粟運  
以巨艘出直沽之口東指遼海篙師櫂卒并力一心波  
濤不興天日清皎祥飈遙送帆檠如馳甫三日即達盛

京賑給所暨周徧窮檐俾此京輔之邦咸與遂生樂業  
則惟爾海神有靈克相朕以寧茲兆庶也朕惟望秩之  
典國有常祀而非常之功尤宜報享天津東舊有海神  
廟今特命工庀材重加營建朱甍碧瓦規制崇宏庶幾  
鑒茲悃忱益加祐助豈惟予一人惠鮮之意藉以有成  
將盛京世世軍民皆得邀神貺於勿替也是用揭諸穹  
碑表神之功德以垂示永久焉

金山江天寺碑

大江之中有山岌岌聳業湧波濤而傑出者無如金山之上高閣飛棟軒然四列凡夫日月之蔽虧風煙之噴薄帆檣樓堞鳧魚之出沒隱見於其中者舉可俯而有也夫岷山之源其始濫觴及乎建瓴而下近紫巴蜀遠跨荆揚數千里而歸墟於大壑滔滔南紀昔人目之天塹當六代時偏安建業江之左右遂為重鎮是山以卷石屹乎中流引淮泗苞吳會可不謂天下之雄觀形勢之極勝者哉今四海一家書同軌合纖塵不揚斥堠

無警舟車則萬國霧會筐篚則九域星馳是山也信足  
以為登臨之美蓋異夫昔之憑藉江山以為險者矣朕  
南巡過此停憩山寺撫長江之安流見水天之相接曠  
焉興懷書江天一覽四字留之寺中爰命葺而新之不  
以勞吾民事竣請額其瑰壯巨麗當益足以增江山之  
奇矣因憶舊觀浩淼澄泓空闊無際猶可心會遂名之  
曰江天寺云

射虎川臺麓寺碑

五臺峙京邑之西綿亘晉代數州地是為天下靈區奧境以壯固神京癸亥春二月朕巡省民俗言陟茲山而觀覽焉去臺懷數十里適有虎隱現叢薄間朕偶御弧矢一發殪之里人皆歡呼曰是為民害久矣今鑾輿臨幸而此獸用殛殆天之所以除民災也因號其地曰射虎川且相率為浮屠之宮以表厥異既成襟帶山澤面勢爽塏重櫨巨棟鳥革翬飛與臺上諸名刹相映帶稱勝槩焉邦人重其事請朕制文勒碑以垂永久夫事雖

微而苟有利於民則皆可紀以示後嘗觀周禮特命官  
掌設弧矢以攻猛獸蓋虎豹鷩戾能戕人害物者必殄  
絕之仁民故也朕乘輿所歷偶接於耳目之前爰發一  
矢斃一獸事則適然而羣心咸悅流傳以為嘉美其有  
合於先王服猛之義也夫故俯順其請因勒斯文用志  
巡歷之歲時云爾

菩薩頂大文殊院碑

夫坤輿九壤厥有名區方志所標莫之勝紀若其巖隴



綿邈巖岡崇阻紫紆窈窕悠然遠望列峰競秀壁立霞  
駁不可殫視則惟清涼山之五臺為最勝五臺竝高數  
十里如覆盂如懸棧閣如鵲摩天如鼇脊出海飛嶸穹岫  
飄渺超忽而風高氣寒土脉深陋遠近如一至夫鬱盤迴薄  
斥為廣衍之地蘊真萃異信為靈跡之所棲託者惟臺懷  
為最勝臺懷居五臺之中左襟右帶前頻後仰若在懷抱  
其地陽陸平林舊多梵刹有菩薩頂文殊院者相傳文  
殊示現於此其殿廡尤莊嚴弘邃殆福地之精藍神垆

之奧蹟也我朝建鼎以來歲有賜給為國祝釐蓋其境  
域過清不可以業四民故於禪棲為宜雖寥迴深岨介  
於無何有之鄉巾瓶施乞遠莫能致然象教所感伊蒲  
之供率集於四方居其地者亦類能謹教律嚴心行致  
其潔虔以一歸於慈氏之訓庶克稱國家優厚之意焉  
朕西巡駐蹕茲地因劄詞於石列之院中以垂示無極  
云

萬壽寺戒壇碑

西山地接神京嶺岫綿亘林壑深美中多精藍古剎考其歷年久遠建置自唐以來者則萬壽寺戒壇為最古寺在唐曰慧聚明正統時始易今名其地渡渾河而西山徑盤互紆回而入中復豁焉宏暢壇殿軒翼猶見古遺製深山長谷烏可少此清嚴之宇以眺覽名勝哉朕以時巡偶至斯地輒為駐輦顧近寺諸山為產煤所居民規利日事疏斲念精舍之側鑿山採石良非所宜爰命釐定四止而禁之俾梵境常寧舊觀弗替於以葆靈

毓秀山川當益增輝澤爾

宏慈廣濟寺碑

蓋聞堂開鹿苑誇祇樹之香林境闢鷲峰傳寶華之勝地若其清風盈文室亦宣在於離羣皎月映禪心初何嫌於近市正以琳宮伊邇瞻龍象者知尊精舍非遙聽鼓鐘者易肅茲弘慈廣濟寺夙稱名刹舊住高僧梵宇莊嚴峙鳳城之兌位唄音宣朗接紫陌之西隅古木垂蔭於階除皓鶴聞經於祀戶境幽塵隔如在山林心遠

地偏焉知闍闍蓮花幢內常明日月之燈栢子香中深  
入栴檀之海六時禪誦鐸鈴響徹丹霄四海縑流鉢錫  
雲依法界藏經閣敞珠聯貝葉之文說戒壇高石點雨  
花之偈是以駐蹕常臨於淨地揮毫特賁於禪扉睠此  
幽恬賞其清曠僧湛祐心通釋典志勵虔修葺陳構而  
維新率羣衲以遵禮住持僧然叢克襄厥事庭宇秩然  
蓋其教以利益羣生為本其事以修持戒律為歸朕嘉  
其同善之心挹彼廣慈之義俯俞敦請爰錫斯文振寶

筏之宗風弘金繩之覺路用垂貞石以示來茲

五臺殊像寺碑

蓋惟清涼福地拱紫塞以標靈臺頂名山矗蒼穹而聳  
秀文殊飛錫之所夙號神臯吉祥闡教之區舊多精剎  
況龕留古佛為法海之殊觀壤接中臺乃香林之勝境  
創琳宮於自昔葺紺宇以維新茲殊像禪寺開基臺畔  
結宇山阿谷邇鳳林環千巖之紫翠堂臨鹿苑俯萬壑  
之煙霞峰曰梵仙望層巒於天際泉稱般若落清澗於

雲中殿有金容因名殊像天人肅穆羣瞻龍象之尊儀  
度莊嚴共禮狻猊之座青蓮妙相琉璃光映於林端碧  
樹幽棲鐘磬聲聞於嶺外迺以歲年歷久陳跡都荒風  
雨所摧僧寮非舊慨此丹楹畫壁無非蛛網塵封朕為  
慈闈祝釐故爾法駕戾止憫茲頽廢爰命締修梵宇再  
興唄筵如故祇園金地依然多寶之場佛頂珠光重現  
牟尼之瑞招提既肅緇衲咸歸室可賴以安禪用勵清  
修之衆事有裨於勸俗聿弘覺善之門式勒貞珉永垂

奕禩

五臺碧山寺碑

原夫園成祇樹聿標鷲嶺之奇香滿梅檀定據琳宮之  
勝况山雄雲代宇結清凉文殊演教而開基天龍八部  
迦葉瞻容而頻首螺髻千身繫朔塞之名區實梵王之  
法界經馱白馬覩貝畫之常新地布黃金喜簷林之重  
燦茲碧山寺棟構臺阿翬飛巖畔榜傳普濟化城之玉  
碣猶存谷號華嚴德水之青蓮時現銀龕珠洞映三藏



之神光疊嶂層巒萃五方之靈秀浮煙罨翠迴接蒼穹  
含藹流清旁分綠澗何羣峰之凝碧繞丈室以增幽鴈  
塔陵增朱夏帶陰山之雪鶴林高下白毫連紫極之雲  
茲因歲月遷移川陵委寂禪枝忍草侵榛蔓以交蕪寶  
鐸雕甍歷風霜而黯色朕親來佛地藉祝

慈禧爰整金繩丕施珠網啓琉璃之淨國寶樹攢香燦  
瓔珞之紅樓曇花四照相輪自備巧傍新幡丹鳳飛來  
還棲舊刹必芻競集弘參不二之宗象力攸崇衆證無

為之果用鐫貞石永煥名山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五目錄

頌

祈穀壇頌

有序

二典頌

有序

禹陵頌

有序

贊

王右軍洗硯池贊

有序

石鼓贊有序

箴

河臣箴

漕臣箴

臺省箴

太常箴

提鎮箴

銘

淵鑒齋銘

佩文齋銘

知稼軒銘

察罕七羅勒石銘

拖諾山勒石銘

昭木多勒石銘

狼居胥山勒石銘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六十三

集部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五

頌

祈穀壇頌

有序

嘗觀古之明王必嚴於敬天隆於尊祖誠於養人惟其敬天故饗帝尊祖故崇配養人故重農而上辛祈穀厥義備焉蓋陰陽順風雨調災沴不生五穀咸熟斯比戶可封然後寬刑簡賦導以禮樂躋之仁壽苟



陰陽失序風雨不時則五穀傷矣五穀傷而民饑至  
矣修粢盛而奏馨聞將何藉焉予肅將禋祀每遇薦  
享大典備極誠敬期於孚格蒼穹為羣黎禔福幸海  
內穡事浹歲順成即間邁微稷而補助旋施有秋洊  
至豈非

上天粒我烝民而默佑予一人以無疆之休哉仰戴  
帝慈莫可名喻聊摠感忱作為頌曰

皇矣

上帝仁覆萬國靡物弗懷鑒於有德古聖聿修昭事建  
極元日殷薦爰祈粒食藐躬受命精意以禋太圻體方  
郊丘象園屋而大亨典禮均虔外至必主本祖本天魏  
魏三聖陟降攸格盡志對越百神其懌曰潔豆籩曰崇  
珪璧匪祝一身為民請澤惟

天監觀愛我兆人宜夏而夏宜春而春和風應節甘雨  
司辰災螟罔作瑞穗含醇豈止郊畿式暨五服昉昉疆  
理何土不淑嶷嶷黍稷何產不熟造化靳施伊誰能育

啓蟄而耕納稼而場于耜于趾我倉我箱詎曰農夫實  
予之慶上下交裕藉此豐穰民則不知予敢忘賜湛恩  
汪濊頌思奚匱歲歲吉蠲竭誠肆類庶其眷之永錫樂  
利

二典頌有序

粵稽伏羲始畫卦象而未有文詞倉頡造字而篆籀  
之傳亦多淹失上古文章之見於六經者殆無有先  
於二典者矣朕服習尚書景慕勲華之德業羹牆見

焉竊以為包羅千古之治術無有出其範圍者朝夕  
涵濡用自勵勗爰作頌曰

煌煌二典邃古所傳乾綱坤維嶽峙星躔如海負地如  
日麗天六經諸史肇開厥先欽明濬哲恭讓塞淵至德  
在躬光被八埏寅餞授時法創璣璿後之儀象咸取則  
焉巡嶽考績疇咨簡賢後之命官率循罔愆文質而興事  
簡以全高明博厚治象歸然夏商而降踵武鴻編支分  
派別謨誥丕宣散為萬象流為百川仰瞻帝典若陟泰

巔伊予夙夜誦習有年望洋測海弗憚精研遙遙統緒  
深愧仔肩永言祇頌躬自陶甄

禹陵頌

有序

朕閱視河淮省方浙地會稽在望爰渡錢塘展拜大  
禹陵廟瞻眺久之勅有司歲加修葺春秋蒞禩盛  
牲醴必豐必虔以志崇報之意時康熙二十八年二  
月十五日也緬維大禹接二帝之心傳開三代之治  
運昏墊既平教稼明倫由是而起其有功於後世不

淺豈特當時利賴哉朕自御宇以來軫懷饑溺留意  
河防講求疏濬漸見底績周行山澤益仰前徽爰作  
頌曰

下民其咨聖人乃生危微精一允執相承克勤克儉不  
伐不矜隨山刊木地平天成九州始辨萬世永寧六府  
三事政教修明會稽鉅鎮五嶽螭靈茲惟其藏陵谷式  
經百神守護松柏鬱貞仰止高山時切景行

贊

王右軍洗硯池贊有序

沂州治西南池水一泓漣漪清淺在斷垣荒草中朕  
甲子己巳南巡兩經其地咨訪土人曰此晉右軍將  
軍王羲之澤筆池也一名洗硯池相傳即其故宅傍  
有曬書臺歲久蕪沒今為緇流所宅祠宇三楹面離  
背坎上設右軍像風神雋爽儼然晉代衣冠墀廡碣  
石鱗次中為瑯琊十七帖餘皆後人憑弔詩文及紀  
載祠宇興廢始末舊有洗研池三大字斷闕不全嘗

考晉書右軍雖系瑯琊自其父曠已南遷右軍未歷江北或者以王氏舊居所在遂傳會之未足深辨朕萬幾餘暇日事臨池雅愛其筆法近復命新蘭亭故址以表彰之夫右軍懷經世大略遭時多故用違其才觀其與桓溫書其人品學問槩可想見使得行其志於以毗輔晉室振挽頽風豈僅以書法見長哉乃為之贊曰

右軍於書稟生知質仍不廢學功專且壹臨池浣墨池



水如漆艾山何高沂河有泌山城古祠人傳遺蹟緬懷  
大夫士林之特究厥生平乃心王室經濟可名奚止藝  
術虎臥龍跳其人其筆

石鼓贊

有序

朕釋奠先師於國學觀石鼓於廟門之兩廡緬懷周  
宣迄今二千餘年而中興之烈岐陽之蒐俯仰如昨  
魯壁汲冢缺有間矣此文此石獨煥然與日月爭光  
是三代法物之僅存者也今列在太學實斯文之盛

嘗尋繹搨本推詳其遺義有會於心焉乃為贊曰

猗歟周宣續緒文武一時從臣方叔召虎蒐於岐陽陳  
列折弩鐫功告成伐石作鼓以歌以銘載規載矩豈備  
考擊致煩矇瞽鼓輦思將義蓋有取厯二千年鏤日蝕  
土蚪蚪失傳剝落誰補車攻馬同麀鹿麀麀晨星缺月  
完句可數天門誅蕩岐山翔舞軒頡是班鍾王敢伍陳  
在泮宮設於廊廡是切是磋匪擊匪拊橋門觀禮如對  
簋簠庶幾文治再見三古

箴

河臣箴

自古水患惟河為大治之有方民乃無害禹疏而九平  
成攸賴降及漢唐決復未艾漸徙而南宋元滋溢今河  
昔河議不可一昔止河防今兼漕法既弭其患復資其  
力矧此一方耕鑿失職澤國波臣恫瘝已極肩茲鉅任  
曷容怠佚毋俾金隄潰於蟻穴毋使田廬淪為蛟窟毋  
徒糜國帑而勢難終日毋虛勞畚築而功鮮覈實務圖

先事盡利導策莫悔後時飾補苴術勿即私而背公勿  
辭勞而就逸惟潔清以自持兼集思而廣益則患無不  
除績可光冊示我河臣敬哉以勗

漕臣箴

國家定鼎會極幽冀歲漕東南積儲惟備舳艫銜尾數  
百萬計轉輸有程貴以時至專設重臣式董厥事我徒  
我旅亦云孔勩尚其寬恤厚彼糗糧尚其撫綏摩彼疴  
痒毋借空名耗閭左藏毋踵陋習損經制常爾克持廉

則吏罔弗臧吏克守法則軍罔弗康軍既樂康競輓以  
將孰困而逋孰盜其糧官苟剝之用飽已囊下復效之  
鼠雀曷防濡滯河干如稻集蝗總計而論蝕我太倉國  
儲民食毋乃兩傷爾膺斯任莫忝王章

臺省箴

臺省之設言責斯專寄以耳目寧取具員通明無滯公  
正無偏黨援宜化畛域宜捐洞達政體斯曰能賢古昔  
諍臣風規凜然訐謨讜論垂光簡編朕每覽繹如鑑在

懸居是官者表裏方直精白乃心充廣其識國計民生  
臧否黜陟凡所敷陳敬將悃愾風霜之任以懲奸慝搏  
擊之威以儆貪墨毋撫細務苟塞言職毋紛成憲妄逞  
胸臆書思入告當宁對揚沽名匪正營私孔傷或藏嫌  
怨謬為雌黃受人指囑尤為不臧形諸奏牘有玷阜橐  
職司獻替亟宜審詳敬爾在公風紀巖廊箴詞用勗誕  
告聯常

太常箴

翼翼奉常是曰清卿班躋九列專職匪輕國之大事莫如祀典恪勤嫺習斯副厥選郊壇宗廟必潔必虔齋明祇肅誓誠維先制備容臺用相百禮贊導法儀駿奔有體作樂殷薦八音克諧永言登歌律呂無乖舞辨文武應聲合節綴兆均調以象功德牲牷籩豆務殫乃心苾芬上達庶冀居歆吉蠲有違或乘爾賁精裡有忒或形爾懈糾繩靡遑國典昭垂箴辭誕告其敬聽之

提鎮箴

武臣之職建威銷萌星羅碁布以壯干城韜鈴宜裕紀  
律宜明拊循宜至訓練宜精計安黎庶爰設五兵易言  
畜衆詩詠求寧閭閻參伍勿擾吾氓山無伏莽海絕長  
鯨民恬耕鑿惟爾之能饋餉時給毋致呼庚爾能廉潔  
衆以飽騰投醪飲河古史所稱惠逮卒伍忠愛乃生如  
捍頭目如衛父兄羣心從違視爾攸行文武輯睦毋相  
抗衡軍民調劑務持其平朕親簡閱黜陟有程下逮偏  
裨選授匪輕才勇必錄竄情必懲矧爾大帥節鉞是膺



宜體朕意勉竭股肱

銘

淵鑒齋銘

構室藝苑匪求堂皇六籍斯列百家斯藏聿求治道攬  
茲舊章古人遜志歉若望洋取義於淵源深且長浩演  
渟泓蓄之有常既澄其體復蘊其光清暉朗映無物不  
彰於焉鑒之洞毫晰芒以茲發政如涉津梁以茲擇人  
如鑑否臧我懷前哲陟降在傍見道於衡覲聖於牆實

惟簡編乃獲周行披覽之餘奧義以詳擷其精英以備  
遺忘亦名淵鑒昭示無疆目擊道存文治永昌

佩文齋銘

堯紀文思舜稱文明文以經世天地精英河洛啓祕圖  
書肇興典謨垂則雅頌繼聲楷模百代統歸六經乾坤  
樞紐民物準繩潤如河海炳若日星簡編具在黽勉服  
膺如寒待衣繭絲呈能如饑待食菽粟惟馨人倫日用  
匪此莫勝紉蘭為佩楚辭可徵佩弦佩韋柔剛互成亦

有佩玉義取溫瑩予所佩者古訓是程朝斯夕斯孔思  
周情味道之腴體泰志寧縹緗炳蔚卷軸縱橫研求探  
討澡被性靈揭之座右恒視斯銘

知稼軒銘

史書大有惟國之瑞食為民天邦本所繫西苑有廬茅  
簷土砌風雨攸除桑柘翳農祥乘春南榮晨蒞歲云  
秋矣流火西次於焉占星以戒農事物養於蒙禾保於  
穉驗其勾萌在晦明際雷雨甲坼剛柔並試灌溉為仁

芟薙為義二者不廢穎粟可冀歲之歉穰人力是視儻  
違其時饑寒或遺閔茲農夫終歲勞瘁在昔有邵嘉種  
手藝採入函歛咏及纖細用銘斯軒庶幾此志

察罕七羅勒石銘

康熙三十五年歲次丙子四月丙戌朔十四日己亥  
大清皇帝征討厄魯特噶爾丹將六軍過此

御筆勒銘

維天所覆皆吾赤子綏靖邊陲殄滅蛇豕山澤效靈草

蕃泉旨羽衛斯經貞石用紀

拖諾山勒石銘

康熙三十五年歲次丙子五月丙辰朔十二日丁卯  
大清皇帝征討厄魯特噶爾丹駐蹕拖諾山

御筆勒銘

瀚海蕩蕩臚胸泱泱親御六師我武維揚震雷霆威龍言  
日月光翦厥兇醜安定遐荒

昭木多勒石銘

康熙三十五年歲次丙子五月丙辰朔十三日戊辰  
大清皇帝征討厄魯特噶爾丹大兵邀擊於昭木多之  
地盡殲賊衆

御筆勒銘

天心洪佑翦逆摧兇困獸西竄膏我軍鋒一鼓而殲漠  
庭遂空摩崖刻石丕振武功

狼居胥山勒石銘

康熙三十六年歲次丁丑四月朔日庚戌

大清皇帝討滅厄魯特噶爾丹駐蹕狼居胥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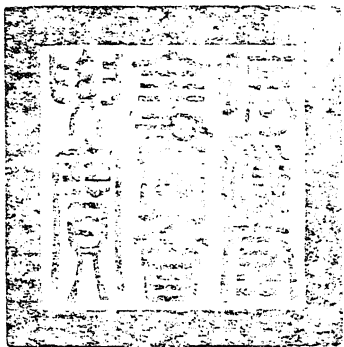
御筆勒銘

登狼居胥遡大河曲遐播德威以綏荒服殄寇寧人義

育絕域來同敷天永福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膳錄監生臣劉垠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集部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二集卷三十八

六至

詳校官原任編修臣徐立綱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六目錄

雜著

親征漠北紀略上



卷三十六目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六十四

集部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六

雜著

親征漠北紀略

上

三十四年八月噶爾丹至克魯倫河搶掠納木渣爾托音之後竟於克魯倫土喇相近處居住自秋徂冬將朕三次使臣甚加侮辱朕因是深知此人勢熾心侈愍不畏死窺伺中原決然不肯寧息難同衆人視為不足介

意若聽畏憚勞苦碌碌庸人之言恐後日竭各省之膏脂盡靡費於北邊又若前代矣故預爲遠圖曾令三品以上諸臣集議比時議當征討者舉朝不過三四人衆雖口稱小醜何足計議而意中仍有畏憚煩難之狀是以朕心深咎之風寒雨雪皆所不辭習於戰鬥之勁寇亦所不避必親往征討斯意堅定亦欲天下自茲以往永久寧謐非僅爲目前一時苟且之計也從此秣馬匹精器械教營伍練攻戰激勵將士申明賞罰審度朕所

養官兵所嚮之處斷能不辱國威確乎可信用是告  
祭於

天地宗社以二月三十日親統中路大兵往征西路大  
將軍伯費揚古領兵以二月十八日啓行兩路約略相  
期在四月下旬會於土喇之地此其間若噶爾丹往克  
魯倫河之下流與中路兵相近而與西路兵相遠則中  
路兵必待西路之兵若噶爾丹在土喇地方與西路兵  
相近而與中路兵相遠則西路兵必待東路之兵計畫

已定於未啓行之前二月十六日特旨諭大將軍伯費  
揚古曰大兵進剿朕與議政大臣所議者已遣書諭汝  
外今聞根敦代青貝勒進至洪俄賴之內七斯希布地  
方汝等二路兵恐將喀爾喀誤以爲厄魯特此事至要  
宜向阿南達切實曉諭之又汝等過翁金後將好鄉導  
給與商南多爾卽從何地相通約定日期遣至朕軍前  
爲善此二事雖無大關係思慮所及因交與阿迪令諭  
知之又於二月二十三日特旨諭大將軍伯費揚古曰

覽總兵官康調元所奏有山西巡撫所助騾匹米石俱未到等語朕觀此或因大兵起程日期改近稍有措辦未及亦未可定糧餉牲畜所關最重前後之間將軍宜審顧萬全汝等所由道遠運送糧餉較中路其難數倍萬一糧餉不能陸續運至汝等兩路之兵恐致匱乏此事朕心深切憂慮特手諭急速馳示又於三月初一日特旨諭大將軍伯費揚古曰副都統阿玉璽等到於大兵駐劄南口之日聞其鑿井易成不勝喜悅汝等領兵



至喀倫報聞之時將汝至翁金之日約略定期奏聞又將到土喇日期詢問喀爾喀好鄉導以地名與日期約略議定奏聞朕所統之兵行走駐劄皆因西路兵之故量寬時日爲此特諭知之三月十九日大將軍伯費揚古奏疏至疏稱撫遠大將軍領侍衛內大臣伯臣費揚古等謹奏爲奏聞事臣等率領大兵於三月十三日至喀倫卽於十四日分派京師及右衛兵十五日臣費揚古率領京師大兵大同綠旗官兵由東路進揚威將軍

覺羅舒恕率領右衛大兵由西路進詳詢鄉導等將駐宿之地約略分擬十八宿於四月初三日至翁金又二十一宿於是月二十四日至土喇又三宿於二十七日至巴顏烏蘭又據副都統馮國相報稱上所頒發砲八位於三月初七日至拖里胡地方等語臣等候之則遲遂留都統伊勒慎每旗派護軍參領二員護軍百人防衛砲位急速趕來因令於喀倫待之至翁金後另行奏聞外爲此謹奏康熙三十五年三月十四日題等因前

來十九日特旨諭大將軍伯費揚古曰爾至喀倫算至  
翁金土喇日期奏疏於駐蹕揆宿三月十九日蚤到汝  
等奏稱至土喇在四月二十四日朕所統之兵因雨雪  
稍阻兼以趲候重車雖急速前行於二十四日之先斷  
不能至土喇汝所領兵於三月十六日之雨或有遲阻  
將日期另行開除具奏若無所遲阻至翁金奏聞之時  
亦另行明白具奏汝軍中馬匹何如運米車輛已至何  
處得寧夏兵消息否此等情形每具疏時必行奏聞正

月二十八日奔來喀爾喀之逃人言噶爾丹在土喇河  
上流爲此特諭四月十三日護軍參領車克楚前鋒侍  
衛奇薩穆喀爾喀盆楚克貝子之侍衛穆渣哈爾同鄉  
導二人蒙古二人共七人來奏云臣等遵旨夜行晝伏  
相機偵探於伊渣爾厄爾幾納地方見噶爾丹形跡有  
厄魯特是實臣等於回行第二日遇科爾沁土謝圖親  
王沙津遣往噶爾丹之俄七里等十五人伊等云噶爾  
丹入吾計中矣彼言現今領俄羅斯砲手鳥鎗兵六萬

再俟六萬俄羅斯兵至卽順克魯倫河而下直抵科爾沁汝之二王著卽應合而行因將我等甚加敬禮遣回我等應與汝輩同行但現今我等之後有厄魯特哨兵相隨汝等可慮此時卽相別速行奏聞我等亦接踵而往等語此信至卽持旨諭大將軍伯費揚古曰諭大將軍伯費揚古朕所統之兵近喀倫地方曾遣參領車克楚前鋒侍衛奇薩穆於克魯倫一帶地方踰尋踪跡偵探消息四月十二日車克楚等至奏云臣等初九日至

伊渣爾厄爾幾納地方觀看其形跡自彼處回行於  
初十日遇沙津王所遣俄七里等十五人伊等云噶爾  
丹於是月初從土喇向克魯倫移營第三日將我等遣  
回噶爾丹在達爾罕教喇山等語由是觀之噶爾丹於  
朕所統之兵相近矣此賊乃狡詐叵測之人潰遁時未  
必回奔土喇必渡克魯倫河或自俄濃巴爾卽奔塞稜  
格地方或繞巴顏烏蘭之後詭遁汝兩路之兵知其順  
克魯倫而下若隨之而往落空亦未可定朕爲此深切

憂慮特專遣人爾大將軍費揚古將彼處地方凡賊可  
以脫逃之路周詳詢問加意堵截勿以其順下流而來  
遂輕視之爲此特諭寫勅遣侍衛殷渣納同鄉導波羅  
等十五人令其沿喀倫直尋翁金而往務期必達大將  
軍伯費揚古軍中之信自三月十九日到後至四月二  
十一日大將軍伯費揚古奏疏始到疏稱撫遠大將軍  
領侍衛內大臣伯臣費揚古等謹奏爲奏聞事皇上三  
月十九日所頒諭旨於本月二十八日駐劄阿爾哈林

圖地方未時至三月十六日臣領兵所行之路無雨是月二十二日有雨薄暮復雪途中稍有泥濘兵行遲一二日之程又砲車一日止行二三十里一時不能隨大兵故將神威大砲留於喀倫派綠旗官兵守護頃上所頒新製砲八位景山子母砲二十四位江南所進子母砲五十五位用大同所餽養隨行駱駝二百隻載之而行運米鄉員喻成龍侍讀學士范承烈於三月二十四日臣駐劄招哈察罕和朔地方時趕至臣處言運米車



輒在二十二三日可出喀倫途中水草稀少且牲口皆  
從太原一直行來是以盡皆疲瘦請將十五日口糧留  
於喀倫以備大兵凱旋之用將十五日口糧運至翁金  
等地方備用其二十日口糧用小車及挽車牲口中擇  
其可用者運至土喇以供應大兵等語大兵口糧所關  
緊要臣等會議將十五日口糧留於喀倫其三十五日  
口糧盡行運至土喇小車及所選挽車牲口不足則將  
載砲所餘隨行駱駝令其助運議定遣喻成龍等往料

理臣從歸化城起程時將寧夏兵何時啓行何日可至  
翁金曾遣人問之孫思克等回稱我等所領之兵以二  
月二十二日啓行三十八日可至翁金等語適諭旨至  
卽遣人往令將寧夏兵今至何處速行咨報臣於四月  
初六日在翁金口之東席喇胡魯蘇台地方駐劄大兵  
因按鑿井處下營是以分爲二隊而行初七日駐師一  
日以俟後隊大兵初八日齊至烏闌厄爾幾地方駐劄  
寧夏之兵若於初九日亦至烏闌厄爾幾臣等或一路

進兵或分路進兵公同商酌定議俟商南多爾卽赴御  
前時明白具奏儻或不至正月二十八日曾有奔來喀  
爾喀之逃人旣言噶爾丹在土喇上流臣等焉可遲緩  
等待則於初十日起營前往土喇寧夏兵到日令其隨  
之而進又鄉導等約略計算自烏闌厄爾幾初十日起  
營經二十二宿於次月初三日可至土喇河阿喇克山  
之西克勒和朔地方爲此謹具奏聞康熙三十五年四  
月初七日題本月二十二日特旨諭大將軍伯費揚古

曰汝初七日奏疏以二十一日酉時到覽奏五月初三日可至土喇等語汝等原奏稱二十三日至土喇二十七日至巴顏烏闌朕所統之兵水草皆得無悞故擬定二十五日至克魯倫河今遣發前鋒已觀其形迹得其活口噶爾丹有向克魯倫下流情狀距朕五日之程此其間汝宜累次遣人來奏則朕易於相待因汝等久未奏聞不知已至何處恐等待日期遲悞急速前進遂甚在汝等之先今等待與前進兩端皆屬機要事關重大

汝等作何行走宜速報聞兩路之兵有先到數日者必相待而行原有成約朕茲相待而行儻不得已日期所關至大則相機而行爲此特諭遣侍衛額林辰鄉導渣卜等仍由捷徑速往務期必達一面傳集前後營諸王諸皇子內大臣都統前鋒統領護軍統領副都統以上諸臣諭曰前者大將軍伯費揚古奏稱四月二十四日至土喇二十七日至巴顏烏闌故整齊中路大兵已近抵敵所今大將軍伯費揚古等途中阻滯情由多日不

行奏聞頃忽更改日期具奏現今朕所統之兵旣已近  
臨噶爾丹無庸等待伯費揚古之兵欲卽行前進鑲紅  
旗大營皇子肩社公福善副都統孫渣七侍郎席爾達  
等議稱不必等待卽行前進餘諸王皇子大臣皆稱此  
番大兵非尋常可比皇上親帥征討萬分之中微有未  
周所關非輕伯費揚古所展日期十餘日耳宜少待之  
不致甚遲朕採聽衆論嚴肅斥堠躬親巡察每日防禦  
萬一噶爾丹聞大兵至恐其遠遁皆預備之四月二十

六日商南多爾即齎大將軍伯費揚古所奏二疏至其一疏稱撫遠大將軍領侍衛內大臣伯臣費揚古等謹奏爲題明事前者卿員喻成龍等前赴臣所稱運米車輛在二十二三日可出喀倫牲口皆從太原一直行來是以盡皆疲瘦等語臣等會議將十五日口糧留於喀倫其三十五日口糧令運至土喇計議已定遣喻成龍等往料理又寧夏之兵何時啓行何日可至翁金遣人往問孫思克等回稱已於二月二十二日啓行三十八

日可至翁金等語臣於四月初六日駐劄席拉胡魯蘇  
台地方初七日駐兵一日以待後隊大兵初八日齊至  
烏闌厄爾幾地方駐劄寧夏之兵若止烏闌厄爾幾或  
一路進兵或分路進兵公同商酌定議俟商南多爾即  
前往時明白具奏儻仍不至臣等焉可遲緩等待則於  
初十日啓行前往土喇寧夏兵到日令其隨之而進自  
烏闌厄爾幾初十日起營經二十二宿於次月初三日  
可至土喇河阿喇克山之西克勒和朔地方俱經奏聞



在案初九日據運米侍郎王國昌等報稱我等欽遵上諭至山西太原府會同巡撫商議需用牲口甚多各州縣千里數百里不等遠處採買至太原府齊集裝載兵役口糧青草未生之際牲口所需豆料及器械帳房鑼鍋板片等物於二月初八日陸續從太原府起程經鴈門關險峻之山行千餘里至湖灘河朔又將大兵正項口糧押車兵役口糧及駱駝鞍屨繩索等物攤載車輛雖重而牲口壯健視有水處下營行走今水草稀少處

處多有沙石牲口漸至疲瘦倒斃不意到喀倫海柳圖等處之車輛遇二十一二十二兩日兩夜大雨北風颭發牲口雖經遮蔽因寒冷而斃者甚多前後倒斃牲口數目將効力人等所捐牲口四百餘匹補用尚且不足又將我等本身及官員隨來効力人等所騎馬騾幫助今挽車馬騾疲乏者甚多米雖不能全行運至但大兵口糧關係最爲緊急又斷然不可遲悞是以將現今稍可用之牲口令其牽挽小車裝載大兵二十日口糧竭

力運至大兵外又將十日口糧進送至郭多里巴爾哈  
孫地方以備大兵凱旋之用請留二十日口糧於喀倫  
但小車之行甚緩趕至大兵口期不能豫必大兵接續  
米糧關係緊要大將軍若不相助照看貽誤亦未可定  
今不預行報明至臨時雖加我等重罪於事亦屬無益  
行在相隔道遠故將此等艱難之處報知大將軍求大  
將軍垂念將兵米二事措處萬全轉奏等語臣卽刻回  
文云大兵深入征討口糧所關甚為緊要前給過八十

日口糧食用已五十日矣至土喇時卽係散給口糧之期郭多里巴爾哈孫翁金距土喇不遠留於郭多里巴爾哈孫翁金之米運至土喇亦不爲難今又將隨行駱駝遣往汝等處幫助汝等仍照前所奏將三十五日口糧急速趲來尾大兵而行不可遲延去訖臣率領大兵初十日從烏闌厄爾幾起行至察罕和朔振武將軍孫思克西安將軍博濟副都統阿南達率領西安滿兵五百人輕騎而來於十一日趕至臣等於察罕和朔地方

孫思克等云我所帶領綠旗兵七千部文一到隨即起程倉猝間馬匹牲口難於齊備兼以途中於三月二十一二十二日遇大風雨馬匹牲口半致擔悞我所領之兵現今在後距大兵有十日之程皆接續而行是以我選擇兵二千人親自率領趕至大兵同行博濟云我所帶領滿兵二千漢軍兵一千途中遇風雨馬匹稍有擔悞與大將軍所領大兵相距十日之程難以尅期趕至將此兵內選擇二千人親身率領急速趕至大兵同行

今既議運往翁金米石一半運至土喇請將馬匹缺少之兵千人卽令其防護運往土喇米石隨之而行如此則於兵米二者似乎皆有裨益等語於是臣等公同會議今大兵直趨噶爾丹所在之處擣其巢穴而勦滅之其西安寧夏之滿兵二千人綠旗兵二千人俱應照將軍孫思克博濟等所言其餘滿兵一千人令防護按察使囊吉理等所運送之米此兵留西安副都統席爾哈達祖良璧駐防協領等管轄其半留翁金之米著於將

軍孫思克標下所留兵丁內撥派五百人令副將張憲載管轄守護又陝西西安寧夏等處調來滿洲漢軍綠旗兵四千人與大兵相距有十日之程不便由兩路進此兵相應隨臣所進之路急速前來與臣等一路同行爲此謹具奏聞其一疏稱撫遠大將軍領侍衛內大臣伯臣費揚古等謹奏爲奏聞事准兵部咨稱據將軍孫思克疏請留寧夏兵丁回時所食一月之糧在後送至翁金地方應令孫思克等於翁金地方少留官兵此所

運一月之糧及馱米牲口一并收存交割之後其運米官兵著令卽回等語臣等竊惟大兵進剿口糧關係甚屬緊要米旣運至翁金則去土喇路程不遠囊吉理等所運送一月口糧一半留於翁金將一半卽用其脚力運至土喇似屬有益按察使囊吉理副將楊琳及運米各官皆係伊本省大臣稱爲才優揀選舉出之人料此米可以運至土喇又行文按察使囊吉理副將楊琳等爲口糧關係甚要事准兵部移咨振武將軍孫思克疏



稱進剿之兵若隨身挈帶四月口糧則滿兵跟隨人少  
綠旗兵全無跟隨之人挈帶而行殊屬煩難臣等會議  
相應減去三千跟隨人役口糧令進剿之兵挈帶三月  
口糧一月乾糧兵丁回時所食一月之糧暫留在後趲  
運至翁金此運米關係重大不得不選文武中賢能要  
員派出運送因將鞏昌按察使囊吉理漢中城守營副  
將楊琳洮岷道董紹孔等文武各官酌量擬派臣等於  
凡用兵事務料理皆畢今兵於二月二十二日自寧夏

起程爲此謹具奏聞康熙三十五年二月二十四日題  
三月初八日奉旨該部知道等因欽遵密封到部查係  
報明料理出兵事宜官兵從寧夏起程情由應無庸議  
覆將此移咨知會撫遠大將軍等因前來照得大兵進  
剿口糧關係甚要按察使囊吉理副將楊琳汝等俱係  
朝廷簡任要職宜仰副皇上任用之意殫竭心思黽  
効力今各路大兵將噶爾丹聲罪致討擣其巢穴而剿  
滅之口糧所關更爲緊要正爲臣子者所當圖効之際

前者將軍孫思克等所議未可拘執汝等運送萬人所  
需一月口糧之內一半仍照孫思克從前所奏留貯翁  
金交與孫思克等所留看守米石官兵令其加意守護  
其一半卽以爾等運至翁金之馬匹牲口脚力速行趲  
運至土喇軍前其防護運往土喇米石於西安副都統  
席爾哈達祖良璧處留兵一千名令其護送此所指等  
處將米運至汝等勞績亦不小矣等因已經行文為此  
謹具奏聞康熙三十五年四月十二日題商南多爾卽

口奏西邊之兵不便兩路行走故從一路來馬匹困乏  
徒步者多京師右衛西安及西邊綠旗兵共一萬四千  
人前來餘皆遣回其大兵尾後所設驛站亦且疲敝所  
運之米全然未至等語因此言復令會議皆以西二路  
兵今歸一路此兵甚爲勞苦若噶爾丹人衆馬健則深  
爲可慮且科爾沁沙津王之俄七里曾有俄羅斯兵六  
萬之語關係非輕因稍有瞻顧朕諭之曰朕所統大兵  
不勞而至人得休息馬皆肥壯不獨滿兵與綠旗兵丁

雖跟隨人役亦無一不至者如此精銳整齊人人願効死力敵雖有十萬朕躬親帥領相機戰剿一面遣使賊勢若衆則與我兵交戰勢若不敵則潰遁但此賊若逃朕與爾等恐尚有後悔之處乎議政諸臣云賊寇潰遁則吾事濟矣相應遣使衆議僉同於是派出使臣曉以利害差遣已定嗣是選擇喀爾喀納木渣爾郡王之長史庫卽根理藩院撥什庫訥爾布等七人諭以爾等前往克魯倫河之歐德哈爾哈地方潛藏渡河伏於北山

溯流儘力前往偵探曾聞噶爾丹順河下流而行今或  
恐已過我兵駐劄之處爲此遣往伊等回稱臣等遵旨  
至歐德哈爾哈踰看踪跡知賊未過此處我等渡河溯  
流而上行五十餘里至塔爾吉而卽地方見一人我等  
將欲擒拏復旨遂窮追之適遇厄魯特伏賊三十餘人  
欲圍我等飛騎奔來正當不能走脫之時忽風霾大作  
從後將我等環繞遮蔽彼此不能相見因順風而出出  
時觀看已至古爾班圖爾漢口卽此知我皇上洪福

上天眷佑遂向天叩頭而來厄魯特在塔爾吉而卽地方是實又曾遣親近一等侍衛喀瓦爾達一等侍衛巴當阿一等侍衛巴爾出喀等酌同前鋒等令至古爾班圖爾漢一帶地方潛探賊哨來報於二十四日駐蹕察罕布喇克時回到奏稱臣等遵旨往日夜間行過巴爾泰哈之山黎明時適至西圖爾漢山上賊哨始至我等避過偵看賊哨駐於山上尋水北向克魯倫河瞭望見有煙起厄魯特在此是實恐其窺見我等遮蔽於山曲

折而來等語觀此兩次情節益顯然洞悉矣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七目錄

雜著

親征漠北紀略

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六十五

集部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七

雜著

親征漠北紀略

下

中路大兵挈帶八十日口糧行裝太重故將二十日之米留於中途今因等候西路之兵將及六十日特遣內府管駱駝官員催至米石於五月初一日給與古北口宣府綠旗兵二十二日口糧兼賜所食牛羊其有留下

米石不足八十日口糧之人皆補給之於拖陵地方整肅大兵所獲厄魯特四人賞賜衣服明示以出師之故令其偕使臣於五月初四日往中路大兵以五月初五日前進是日駐蹕於阿敦七老之地行五十里初六日至枯呼車爾胡地方行六十九里是日早朕領親近侍衛行遇西哨科爾沁之巴克席胡爾貝勒喀爾喀車木楚克納木渣爾公阿玉西公朕諭之曰賊哨駐於古爾班圖爾漢地方當前所見者此名阿思哈圖山汝等哨

瞭必占此山駐劄明日賊哨不知汝等在此則必自阿  
思哈圖山之東來窺吾大營朕之前鋒見而追逐汝等  
可橫截擒拏諭而遣之初七日原擬駐蹕於顏土庫烈  
圖地方遂將大兵分排隊伍綠旗居中漢軍火器營排  
列兩旁盔甲烜赫士卒奮勇旌旗輝耀掩映山川辰時  
來報朕所遣防哨一等侍衛喀丟往追竊窺我營之厄  
魯特七人至阿思哈圖山之東阿思哈圖所設巴克席  
胡爾貝勒等哨兵見之迎來接續追趕朕笑曰何必追

遂聽其報伊噶爾丹更好是日午間至顏土庫烈圖地方原有水窪皆已枯竭於是鄉導等惶恐四面奔馳尋水朕思此原係有水之地今乃無水意者

上天欲我兵直抵克魯倫河亦未可定但步兵已行五十餘里今又行四十餘里無水之地若遇賊將何以戰且後隊之兵必至天晚遂傳喀爾沁和碩額駙噶爾臧諭曰爾今卽前往令爾父杜稜王札西領伊兵千餘名駐顏土山高處防護大兵後隊盡過若有警則一面交

戰一面來報無事則俟昏黑隨後抽兵而來斷然不可  
洩露密諭遣之時各處尚未報得水泉不勝憂慮親近  
侍衛吳什回奏稱馳過一山坡卽得一泉往下流六七  
里約足供大兵人馬一夜之用朕心深爲喜悅遂前往  
遍閱立營掘壕之處明白交付各旗時厄魯特人將朕  
差往中書阿必達遣回令其口奏云聞康熙皇帝親統  
兵前來自汝使臣到方知確信我噶爾丹波朔克圖汗  
在土喇地方不在此處汝兵請緩之若竟衝突而來我



則避去必欲窮迫之則我亦能動手等語空身而回復遣盆蘇克格隆喇嘛及中書阿必達理藩院撥什庫因才能克稱任使授以防禦職銜之訥爾布往厄魯特諭之曰朕之此行為蒙古諸部落不能咸遂安養之故非必欲剿戮汝等而來也今汝等請緩我師此地水泉稀少我師來日必至克魯倫河始可緩耳明白曉諭薄暮從哨地遣往是日賊之哨兵與我軍之哨兵相對而駐因駐劄稍遲後隊之兵安營未畢掘濠未完朕躬親巡

視見之甚以爲可慮將王及大臣旗纛朕親自指視令其防衛至起更時始畢令皇長子肩禔領侍衛內大臣索額圖徹夜巡視朕躬及諸臣侍衛軍士皆未及支帷幄帳房俱身擐甲胄直至天曉是日行七十六里因近庫烈圖山其地名爲庫烈圖西巴爾台布喇克初八日天明時令軍士皆暇豫整齊隊伍已畢朕減省侍從登高阜處用遠鏡眺望俯見河流未見有人形迹料賊必堅據此河占此水以圖死戰因等候後隊之兵坐於高

處觀看東則有厄爾德尼拖羅海山西則有從巴爾台  
哈直下臨河之山麓此地因遮蔽觀看未晰於是傳集  
科爾沁土謝圖親王沙津達爾罕親王班第喀爾喀車  
陳汗納木渣爾王席地西里貝勒盆楚克貝子等諭之  
曰賊必據河死戰爾等率汝所屬蒙古兵二千人將西  
邊從巴爾台哈直下山麓高處據之作大兵全向此往  
之勢賊若來犯勿與之戰誘之使來賊以爲從此來而  
備之則大兵爭先占據其河指示訖又命親近侍衛喀

瓦爾達赫哲爾根令帶新滿洲侍衛於厄爾德尼拖羅  
海歐德哈爾哈一帶有無賊寇確實偵探諭訖正前行  
時見一人從克魯倫疾馳而來於是遣近隨侍衛往視  
之乃朕所遣理藩院撥什庫訥爾布回奏稱臣等於今  
早到克魯倫河遇厄魯特七人見我等卽往上流馳去  
於是喇嘛中書二人令我回將此情由啓奏伊等隨其  
蹤跡追去等語朕於是卽至克魯倫河觀看已無賊蹤  
朕因是歎息顧謂左右曰噶爾丹習於戰鬪西攻回子

取千餘城收四部落之厄魯特盡殺戮其兄弟破七旗之喀爾喀所向無敵乃不據克魯倫河而戰則其庸劣懦怯顯然可見矣所謂俄羅斯兵亦屬虛妄今我軍欲戰不可得矣惟以窮追爲至要耳因等候後隊兵遂於河取魚暫坐軍士齊到後將此故告之安設營壘照前布置至日未落皆備是日行四十八里駐蹕克魯倫河之布隆地方念深入賊巢不知四面賊從何而來分布哨兵南則於巴爾台哈一帶地方安設北則向塔爾吉

而卽口僧枯爾口安設東則於厄爾德尼拖羅海及河  
之下流安設西則於克魯倫河之上流安設內又設八  
旗防衛薄暮時朕謂前鋒營行走親近侍衛喀瓦爾達  
曰我軍明日擊賊哨兵擒一活口便得其真消息矣正  
在商量作何擒拏之計適有頭隊前鋒統領碩鼐哨地  
擒來厄魯特一人問之伊稱皇上所遣使到時我噶爾  
丹不信皇上親臨云康熙皇帝不在中國安居逸樂過  
此無水瀚海之地寧能飛渡乎嗣於所放回之厄魯特

四人將黃幄布城網城及起居一一詢問始信今日伊親登北孟納爾山瞭望大兵見軍行隊伍規模云此兵不似烏闌布通時覺甚是精練難於脫身於是傳示其衆令皆棄帳房器械商量連夜逃遁等語於是亦賞以衣服仍令訥爾布趕送至前所遣二使臣之處初九日行十七里駐蹕於克魯倫河之曲是日諭議政諸臣曰噶爾丹若相拒交戰不應以河與我今觀其沿河上流狼狽而去其爲潰遁也真矣若帶綠旗步兵追趕敵人

皆係乘馬必致遠脫欲將步兵及粗重器械留下以便  
前往諸王大臣等甚難之後乃遵諭於是命內大臣阿  
彌達領綠旗步兵殿後令其行走時四面皆謹防之諄  
切委諭總兵官岳昇龍馬進良白斌等各領標下馬兵  
隨之而進初十日見沿途帳房釜鬻一切器物盡皆拋  
棄潰遁之狀不堪觀矣衆人之意始猶以為引誘詐遁  
後漸察之甚爲真確是日從厄魯特逃來者接踵而至  
所言皆如前行五十五里於克魯倫河之渣各寨相對



處駐蹕克魯倫河以上自正月無雨旱甚儼然隆冬地  
無一莖青草此數日天氣陰雲下營甫畢而雨草遂怒  
生自出京師至是馬臆猶壯因此地無草牲口微覺勞  
頓是日駐蹕克魯倫河之克勒和朔行六十五里復諭  
議政諸臣曰此三日一路看來噶爾丹將老幼及日用  
器物盡皆棄之而遁其奔潰之狀甚爲倉惶今揀選我  
軍將大砲留下前往追逐每佐領護軍一名并火器營  
大砲畱於此駐蹕之地十二日追逐八十里駐蹕於拖

諾山前綏爾哈圖地方議政諸臣等公議噶爾丹已極  
窘迫連奔五晝夜我師雖窮追五日軍中因待火器晝  
行早息計其間已相距三日之程中路之米應於八十  
日內運至土喇今尚不能望其運至克魯倫按察使劉  
暄牲口所載米五百石麵七千觔既報以五月初九日  
至拖陵亦至十一日始到嗣後米無到期拖諾地方距  
拖陵約三百里劉暄之米非十日不能運到雖運到亦  
不足大兵二三日之需伯費揚古兵又無信息我師止

餘七日之糧所關重大等語因衆別無計策觀噶爾丹潰遁蹤跡并酌量所獲賊人之言議將滿洲漢軍火器營兵全往親軍及前鋒兵全往察哈爾兵蒙古兵喀爾沁兵內挑選馬匹可用者二千人并綠旗三總兵之馬兵全往著領侍衛內大臣馬思哈爲大將軍酌派參謀大臣將回行官兵之米湊爲二十日口糧給之諭曰爾等追逐五日前至土喇料亦決不能及如果可追及朕躬斷不肯旋師今噶爾丹破壞已盡朕所目擊想決不

敢再至諭畢於是將大兵駐劄防哨護衛之處周詳指  
示又念西路大兵乏糧日久今應速回拖陵將現到之  
米不必給與朕所統官兵令其逕過趲至土喇以濟西  
路大兵續到之米僅畱支應數日餘皆陸續催趲運至  
彼軍十三日親視大將軍馬思哈等起營後朕亦統所  
畱之兵於十三日旋師是日行六十五里駐蹕於克魯  
倫河之克勒河朔地方十四日午後朕於四月十三日  
所遣侍衛殷渣納等齎大將軍伯費揚古奏疏至疏稱

撫遠大將軍領侍衛內大臣伯臣費揚古謹奏爲奏聞  
事臣等率領大兵於四月二十六日至杭愛山之喀喇  
托羅海駐劄時藍翎侍衛殷渣納等齎到皇上手書諭  
旨殷渣納又帶來行在兵部咨稱議政大臣欽奉上諭  
議得皇上所頒大將軍手勅已極詳備應行文大將軍  
費揚古預防噶爾丹遁走塞稜格之路畱陝西兵令其  
攔截伊仍親領大兵躡其尾後而來一切皆當遵上諭  
所指示行爲此具題奉旨依議等因前來臣等公同議

得上諭所指示極為詳備除臣等率領大兵躡尾後而  
進外將軍孫思克等所帶陝西之兵應仰遵上諭指示  
留以預防噶爾丹遁走塞稜格之路令其堵截但因陝  
西兵來時途遇風雨馬匹牲口皆有擔誤先經題明挑  
選滿兵二千綠旗兵二千令趕隨大兵而行在案今若  
留此四千兵令堵截噶爾丹遁走塞稜格之路則兵力  
單薄臣等請照前所奏仍從一路進兵今聞噶爾丹順  
克魯倫河下流而往在達爾罕敖喇地方近於皇上所

統大兵之處臣所統官兵皆歡躍奮激思卽刻躡賊尾而進憑仗聖主天威從後剿滅但臣等本係庸劣大兵行七十餘日牲口稍疲不能剋期速至仰祈睿鑒畱臣等西路官兵一生面目乞皇上稍緩六軍為此謹具奏聞康熙三十五年五月初二日題又一疏稱臣費揚古謹密題為奏聞事先是運米卿員喻成龍等趕至軍前稱途中水草稀少牲口從太原一直行來皆致疲瘦臣等公同商議將十五日口糧畱於喀倫其三十五日口

糧將小車及挑選挽車牲口并載砲所餘隨行駱駝令其運到題明在案查右衛官兵所挈帶八十日口糧扣至五月初四日應滿京師大兵所挈帶八十日口糧扣至五月十一日應滿因是曾移咨督運諸臣言汝等所運口糧須於所挈帶八十日口糧未完之前作速運到據伊等回稱四百餘乘小車裝載米石於四月初九日從喀倫起程儘力催趲而行看來地稍堅硬處一日僅可行三十餘里於沙磧坡嶺之地一日僅可行二十里



大風起則為風所撼難以用力推挽隨所到處天晚卽行駐宿官兵挈帶八十日口糧未完之前不能運至大兵處不得不預行報明等語大兵口糧所關甚要臣等因遣駱駝七十餘隻往迎米石於四月二十五日在揆宿地方發回令於喀倫將十五日口糧攤留其三十五日口糧仍照前議趲赴軍前速抵土喇雖行文去後至今不能趲赴軍前看來路途遙遠牲口之力不足若再從土喇往前趲赴大兵其勢更難但噶爾丹旣在達爾

罕教喇地方臣等所領大兵不便候西路運送之米俟駱駝載米到後挈帶八十日口糧盡時卽酌量續給率領大兵赴皇上軍前到行在後仰請勅督運諸臣將中路大兵米糧分給臣路官兵為此謹具疏密奏康熙三十五年五月初二日題是日駐蹕他爾渾柴達木地方計七十四里十五日朕於四月二十四日所遣侍衛額林辰又齎大將軍伯費揚古奏疏至疏稱撫遠大將軍領侍衛內大臣伯臣費揚古等謹密題為奏聞事臣等

率領大兵於五月初一日到厄布爾山溝之阿達克地方駐劄二等侍衛台吉布庫額林辰等齎皇上手書諭旨至臣等欽遵上諭應卽領大兵星夜前赴但大兵所行路遠牲口稍疲且噶爾丹將布爾車克地方往前去十有餘程之草盡行燒燎故遣人於前途速往覓草臣等率領大兵仍於初三日趲行至土喇躡噶爾丹尾後而進惟仰乞皇上稍緩六軍畱臣等及官兵一生面目又藍翎侍衛殷渣納等於四月二十八日前往時臣等

以陝西官兵不便分留從一路而進其西路所運口糧不能趲至大兵情由曾具二疏交與殷渣納奏聞殷渣納與額林辰之至御前難定誰先故將前二疏另行繕寫一併謹具奏聞康熙三十五年五月初二日題遂將此二疏事宜示議政諸臣諭曰伊等西路情形前此未經奏報將朕二次從捷徑遣往侍衛留住多日始令來奏西路糧絕乃求中路之糧約定日期三次違悞此等情由朕已洞悉之皆豫為料理完備今此疏至爾等衆

人皆見之矣果何如乎諸臣及侍從人員咸奏云皇上  
預先料定故雖兩路糧有擔悞兵役無一困乏者且移  
中路之糧經理西路委曲周詳臣等踴躍歡忭無既是  
日駐蹕古土爾布拉克地方計八十二里十六日大將  
軍馬思哈將從厄魯特來投誠之丹巴哈什哈察罕西  
達爾哈什哈呼戶訥爾之波碩克免濟農之羅雷厄不  
七等及二百家口遣來審問伊等稱噶爾丹見大兵形  
迹竟夜奔遁於拖諾山將欲拒戰而不能遏止其部下

之兵又於厄赫木布爾哈蘓台地方正欲於柳林內將駱駝臥列拒戰聞西路兵聲息噶爾丹乃云中路之兵勢甚可畏勿與爭鋒竟擊西路之兵搶掠而去傳示後卽向土喇而行衆兵連奔五晝夜又因無草馬駝甚瘦戰兵五千餘人烏鎗以千計至此地已極狼狽及與西路兵交鋒卽已大敗我等見事勢已去先曾為使臣三次到京皆受聖主深恩若念及此或將我畜養故來投誠等語又問噶爾丹情形彼稱於交戰時先衆遁走後

被大兵所圍我等於未合圍之先奔出故此後情形不得而知是日駐蹕西拖陵計四十四里十八日駐蹕於去時所宿之中拖陵計二十六里是日正黃旗副都統阿南達齎剿滅噶爾丹捷報至此疏已經傳布中外茲無庸詳記庚午年將噶爾丹誘至烏闌布通之地距京師七百餘里耳此時當使一人一騎不返朕用是積憾於懷者六年於茲矣今噶爾丹違蔑誓言包藏侈心潛竄土喇克魯倫地方煽惑人心侮辱信使稔惡貫盈至

於已極念天下蒼生恐將受其擾累精誠之意上告

穹蒼夙昔水泉乏絕之地而靈源出矣芻蕘不產之地而茂草生矣樵蘇不給之地而薪樵足矣噶爾丹者如荒野之禽獸去來無定古人所謂聚則比於烏合羣則同於鹿豕羅之匪易攫之實難正此之謂也朕統此每佐領護軍六人漢軍火器營二千人綠旗兵二千餘人蒙古兵二千餘人直抵賊巢毫無瞻顧挺然而行者朕躬非素嫻於軍旅也非熟知地勢之險易也非習於觸



冒寒暑也非預諳其水草也惟所憑者天理所恃者人心故不懷安逸不恃尊崇與軍士同其菲食日惟一餐恒飲濁水甘受勞苦而為此行

上天降鑒

祖宗默佑將已經脫逃之賊寇怡濟西師之困乏將斷難俘獲之牲畜適飽西路之饑疲此累人力乎抑由

天眷乎由是觀之我國家無疆之景福於茲可見矣往返九十九日之內凱旋京師途經五千里一人一騎未

嘗困憊留皇長子肩禔殿後亦不出二旬咸振旅而歸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八目錄

雜著

閱史緒論 四十一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六十六

集部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八

雜著

閱史緒論

三皇五帝紀

上古之世荒遠無徵其所紀載不可信者甚多如十日竝出射去其九尤為誕妄大凡天下之事皆宜斷之以理庶不為其所惑讀古人之書亦當自有定見也

周桓王紀

春秋之時綱常不振瀆亂彝倫甚於後世卽節義著聞  
簡策所艷稱者亦多涉於偏激好名非大中至正之道  
皆由教化不明人心陂僻不可徒諉之氣運也

楚滅蔡用隱太子於岡山

滅鄰國而執其世子以歸戮之已為不仁乃以為犧牲  
而用之於岡山其殘忍刻毒無以復加矣

韓昭侯藏敝袴以待有功

韓昭侯此事從來以為美談不知國家之待有功自當鄭重其事如彤弓彤弓受言藏之可也敝袴之微母乃近於鄙陋乎徑以不僭賞目之似非確論

漢高祖封蕭何為鄼侯因設譬以曉諸功臣

人主立言自有大體漢高祖論蕭何與諸臣之功乃譬之以獵謂發縱指示者人也追殺走兔者狗也比擬之詞未免過甚

漢文帝時齊楚地震山崩



漢文帝卽位之初善政纍纍顧有地震山崩之異殆所謂天心仁愛而示以時保之義耶

虎園嗇夫代上林尉對

嗇夫利口足動一時之聽張釋之恐天下聞風而靡咸以口給希進深識治體之言漢廷諸臣皆所未及

晁錯貴粟疏

天生蒸民厥有恒性其卽於匪彝不從教令者多為饑寒所迫非盡出於性惡也晁錯云雖慈父不能得之於

其子入情入理不可以人廢言

漢景帝詔讞疑獄

漢景帝詔讞疑獄可謂得欽恤之心矣蓋聽獄之際未必盡得其情及爰書旣成雖若一無可議其中尚多隱伏况有幾微疑竇何多置之不問乎

漢武帝遣方士求神仙

漢武帝信李少君之說遂遣方士入海求安期生之屬化丹砂諸藥以冀成金惑已甚矣至少君旣死猶以爲

卷三十八  
化去何其迷而不悟耶

趙充國屯田諸奏

趙充國所上諸書洞晰機宜矢竭忠悃不恤利害卒致萬全古大臣之悉心謀國罕有出其右者不祇以將略勝人

漢元帝時蕭望之自殺以石顯為中書令

宦寺之為害最烈皆人主不能慎之於始以為微而易制及寵之以爵祿授之以事權遂至驕恣橫肆如弘恭

石顯擅作威福敢於戕害大臣而毫無忌憚之心易曰  
童牛之牯豮豕之牙當防之於未然也

漢成帝悉封諸舅為列侯

自古外戚之禍莫甚於漢由王氏相繼秉政根深蒂固  
加以莽賊承襲諸父之勢包藏禍心卒成篡竊非一朝  
一夕之故也履霜堅冰成哀之世昧此義矣

賈讓治河三策

治河之難其來已久觀賈讓所畫在當時亦惟中策可

行爾況今借黃流以濟運艘其間疏鑿兼施亦不得不然之勢也

王匡等攻洛陽共誅莽

自古奸雄竝稱操莽然觀莽之生平初雖謙恭下士譎詐欺人及篡逆之後張皇滅裂洛陽垂陷醜態畢露不過一庸碌陋劣之人又不可與曹操同日語矣

漢和帝詔勿受遠國珍羞

人主撫有天下玉食萬方若窮極異味何求而不得第

軫念下民供億之繁誠有所不忍爾如宋仁宗計蛤蜊  
之費一下筭二十八千吾不堪焉又中夜偶思燒羊復  
戒左右勿令宣索恐膳夫奉行沿為成例徒糜有用之  
物以備不時之需皆此意也况養生之道尤以節飲食  
為要義朕自御極以來凡所供饋饌皆尋常品味未嘗  
羅列珍羞侈以自奉然於日用常餐猶加意撙節適可  
而止頗得調攝之方縱恣口腹者無益而有損此人情  
所易忽不可不慎

漢安帝時太后親錄囚徒

漢安帝時太后錄囚具得枉實行未還宮澍雨遂降史冊書之若以為盛事不知垂簾聽政亦非國家之福矧親錄囚徒乎漢室其益衰矣

漢安帝詔省薦新物二十三種

凡果蔬之生各有其時必待氣足而後食之乃可養人若矯拂其性使之先時早熟其味不全有何滋益朕自幼至今從未食也

漢質帝因朝會目梁冀語

漢質帝冲齡臨御能識梁冀之奸固為聰穎第遽目之曰此跋扈將軍也遂為所毒聰穎而不善弼晦適足以為害矣

漢桓帝時采女六千人待者不在其數

宮闈之中可供使令足矣何須若是之多耶每見史冊所載後宮之繁輒為之惻然人情不甚相遠顧忍出於此誠所不解本朝家法務崇儉約至於掖庭用人最簡



較諸歷代僅百分之一爾

何進召外兵誅宦官

宦官張讓等恣行不法何進若止奏誅首惡則可矣乃必欲盡殺而後快斯為已甚太后所以不許也復召外兵以速亂則又至愚極謬宜其禍不旋踵

吳臣趙咨稱其主之學不在尋章摘句

趙咨對魏主之言可謂得體蓋人主萬幾待理自當博覽載籍擴充聞見然所貴者在於上下古今得其要領

辨別是非歸於至當使天下之人情物理靡不洞悉其  
隱微熟識其常變因以措諸施行期為有益豈如士庶  
之學僅嫻習詞章而已哉

竹林七賢

阮籍輩皆崇尚虛無蔑禮敗度當時士大夫乃以為放  
達爭慕效之此晉俗之敝其所由來者遠矣

張華以才學文識名重一時

國家用人當以德器為本才藝為末凡才長者雖能濟

事亦多敗檢若德器醇樸必不至蕩軼準繩之外朕臨御日久閱歷人情所見甚確如張華在晉以才學知名後乃蔑棄典禮以附賊后所學又安在耶

秦主詔云殺不過千何謂殘虐

惟天好生故立君以子民其所以愛養生全之者宜無所不至也秦主生乃以殺千人為常事又謂野獸食人正天所以助朕殺之草菅民命自有載籍以來莫盛於此

王猛疾中所陳疏

王猛之事秦竭忠盡智至於臨歿之時猶惓惓以善作善成望秦王追蹤前聖宜其主眷優隆為人臣之所當勉也

魏立天師道場

崔浩研精經術練習政事洵魏臣之傑出者其不信佛法尤度越時俗卓然高蹈何乃師受道士之術而崇奉尊禮之且上其書以蠱惑君心得罪名教不淺

魏詔吏民告守令罪

國家設守令以牧百姓其貪墨不法者固為可恨若魏詔吏民告守令則大非矣小民得以犯上則名分蕩然紀綱不振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懲貪自有國法何其計之拙也

魏誅沙門

魏信道士寇謙之以黜沙門復因佛寺有兵器詔無少長悉誅之素無明禁一旦盡行殲除可謂不教而殺亦

慘甚矣

魏文成帝立子弘為太子依故事賜其母死

齊家乃平治之原太子為國家之本選建儲位則其母必素被刑于之化者矣藉以養育青宮裨益匪淺稽諸往牒如申生之母尚在則驪姬之譖不行晉國之家庭骨肉豈至有慘禍耶漢武帝欲立太子乃先賜鈎弋夫人死持有懲於呂后之故而老年計拙遂致因噎廢食也至北魏時徑相沿為故事而踵行之使其子以得立

而喪母將必有大不忍於其中者嗣服繼統之日欲以孝治天下能無隱恫哉夫漢武固雄材大略之主也而舉動不合於經常流弊一至於此作俑之責其何辭焉  
宋主昱驕恣自甚

宋主昱之資稟未必絕異於人其所以逞欲敗度無所不至者必由於生長深宮未聞訓誡故日流於縱恣可見諭教之方所關最重不當以具文視之

魏甄琛請罷鹽池之禁

鹽之產利甚厚不操之自上則豪強互相漁奪閭閻之間必紛囂多事矣况取山澤之資以薄田疇之賦使民力寬然有餘其為益不已多乎若不審度時勢輒弛其禁則南畝之農夫不獲沾毫末之利而國用既絀稅斂漸加亦必至之勢也凡為政者祇求實惠及民而已何必以美名自託哉

隋詔公私文翰竝宜實錄

文取達意而止原不貴乎繁縟自六朝競尚瑰麗漸失



古質遺風遂致人文佻達成習行不顧言愈趨愈下隋李諤上言可謂切中時弊

陳起臨春結綺望仙閣

陳構三閣將以居處娛樂勢必軒窓弘敞若果高數十丈則凌風插雲烏能卓立乎

唐高祖立老子廟

唐高祖惑於誕妄之言遂以老子為祖而為之立廟至高宗明皇復恢張其說崇信不疑何所見之皆左耶

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

秦王既有創業之功亦饒守成之略唐高祖審度神器  
所歸自當早定大計顧乃優游不決坐致慘禍誠不得  
辭其責若秦王英明特達為有唐之令主其於建成元  
吉豈無委蛇善全之道必致骨肉相殘取譏後世固其  
謀之未臧匪獨遭逢不幸也

唐太宗時山東旱詔所在賑卹蠲其租賦

賑卹以惠民固朝廷之德意惟慮奉行未善澤不下究

爾獨蠲其租賦則比戶均霑為愛民之實政

唐太宗謂赦有罪者賊良民

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昔人論之詳矣諸葛亮治蜀亦深以赦為非朕幼時觀之似乎太刻及臨幸以來稔悉人情赦誠不可數也惟當薄稅斂敦教化使百姓足衣食以興禮義惜廉恥而重犯法庶幾刑措之風為致治之本原爾

唐太宗詔非大瑞不得奏聞

漢俗甚好祥瑞率多傳會其事自欺以欺人如區區鵲巢之異亦欲表賀唐太宗拒廷臣之請識見迴出尋常至謂瑞在得賢則卓然名論矣

唐太宗諭長孫無忌及侍臣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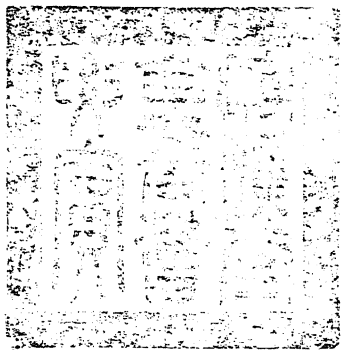
唐太宗用魏徵之言偃武修文化洽海宇誠得古帝王善治之道至其二喜一懼兢兢以驕奢自戒尤履盛而謙安不忘危之至計也

魏徵十思疏

人莫不慎於創業怠於守成故善始者未必善終惟朝  
乾夕惕不敢少自暇逸乃可臻於上理魏徵所陳可謂  
深識治要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監生臣劉書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集部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二集卷三十九至四十二

詳校官原任編修臣徐立綱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九目錄

雜著

閱史緒論 六十六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六十七

集部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九

雜著

閱史緒論

唐太宗面舉羣臣得失謂劉洎私於朋友

傳有之云公爾忘私私於朋友者必有忝於朝廷在昔  
已然今人愈甚矣

唐太宗貶蕭瑀爲商州刺史

漢唐以來士人信從佛教者往往有之皆其識見愚昧中無所主故爲所惑耳若蕭瑀自請出家則又愚之至矣

唐太宗時殺華州刺史李君羨

識緯之說本不足據如唐太宗以疑誅李君羨旣失爲政之體而又無益於事可爲信讖者之戒

唐高宗時太子弘以忤天后遽薨

弘之奏請義陽宣城二公主出降洵仁厚之至意第時

方母后逞志宜曲爲感悟徐俟轉移徑上聞於君父致觸母后之怒亦有自取之咎云

武后不豫閣朝隱禱少室山事

朝隱自爲犧牲沐浴伏俎上請代太后命此小人獻媚之極致亦不足道第武后遂喜而厚賞之則崇長諂諛甚爲失體

狄仁傑卒太后泣云朝堂空矣

仁傑在當時爲諸臣第一武后亦以第一流目之人臣

特患不能竭忠爲國爾若果盡誠無二不以身家爲念  
雖當艱危之際亦可深蒙主眷况朝廷清明乎

唐臨淄王隆基討韋氏天星亂落如雪

凡天星皆有定數若史冊所紀星隕頗多甚至亂落如  
雪果爾則星之殘缺不可勝數矣何至今猶燦然如故  
耶此等必流星過度誤以爲隕落也

道士司馬承禎對唐睿宗語

陰陽術數道士且不屑爲况人主日御萬幾何暇及此

睿宗之問爲失言矣承禎應對確有至理固請還山尤見高致

唐明皇焚珠玉錦繡於殿前

人主崇尚節儉自是美德第當近情平易不可矯激太甚如唐明皇以珠玉錦繡焚之殿前矣未幾復遣使求珠翠奇寶何前後之判然不侔耶銳始者必鮮終人情大抵然也

唐明皇殺三子

人主信任讒佞不能自保其子如漢武帝巫蠱之篇每不忍觀況一日殺三子乎奸邪之害人家國亦憺毒之至哉

唐明皇次於馬嵬軍士殺楊國忠

唐明皇耽於逸樂任用楊國忠以致倉卒出奔軍士憤怨是其素所逸樂者即取禍之道也歷觀史冊比比皆是矣

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邙山敗績

兵機遲速關係最重利害所爭間不容髮有宜速而遲者固失事機有宜遲而速者亦患於輕躁皆足取敗至於輕信僉壬浮說及令中使督師往往僨事以至全軍覆沒如魚朝恩之促李光弼者何可勝數明季亦坐此弊

郭子儀因盜發父塚乃以天譴引咎

自漢唐以來之勲臣功名最盛而福祚克全者以郭子儀爲首稱非其得於天者獨厚也良由篤恭謙沖不敢



以功業自矜故能終身顯榮聲施後世觀其自謂不能  
禁暴乃遭天譴數語其虛懷卓識過人遠矣

唐德宗時罷榷酒酤

酒之糜穀甚多若能禁止穀必有餘第在地方官相機  
裁抑使民自然樂從斯爲有益如必自朝廷禁之則恐  
奉行不善反滋弊端矣

陸贄奏代李楚琳事

陸贄章奏甚多莫不竭忠盡智悉中機宜此尤務全國

體深有合於王道雖遭時不淑其嘉謨碩畫足爲臣子進言之法

李晟表請爲僧不許懇辭方鎮亦不許

李晟雖遭讒間不能坦然自信則亦未嘗學問之故也凡人臣善處功名者不多概見惟在帝王加意保全之斯可得善始善終耳

唐德宗時詔葺白起廟贈兵部尚書

白起即當褒贈而因或人虛誑之言亦非政體況起之

殘忍好殺不可以饗俎豆而風示將帥也明甚德宗之舉有兩失矣

唐德宗謂建中之亂術士豫言之蓋天命也

天下託命於人主而相職佐君以有爲故朝廷振作則慶流宗社澤被蒸民非時命所得而主也李泌云惟君相不可言命確是實理

唐德宗撫納雲南王異牟尋

帝王於要荒之外非不欲聲教遐暨第未免煩後慮耳

觀唐德宗之招雲南等部以弱吐蕃而卒亦爲患可知  
懷遠有道不必強致之也

唐憲宗時裴潁闢柳泌之藥不可服

金石性烈烹煉益毒從古餌之被害者衆矣後人猶蹈  
覆轍何也夫金石固不可餌即養生家服氣之說亦屬  
矯揉朕嘗體中小不平尋味參同契諸道書殊無所益  
靜覽性理一編遂覺神志清明舉體強固足見方士家  
言皆不可信

唐文宗與李德裕言朋黨事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公心也公好公惡豈可阿徇  
若曲附朋黨滅天理喪人心無所不至矣士流讀書明  
理至於如此豈不愧衾影哉

唐懿宗拜十六陵發明非之

古人雖重廟祭然陵寢所在拜之未爲非禮傳云過墓  
思哀乃人情也故天下風俗雖殊至於拜墓則四海同  
然矣尹起莘之言於理未確

馮道對唐明宗謂歷險則謹而無失平路則逸而顛蹶

粵稽史冊國家當蒙庥襲慶之後率以豐亨豫大弛其兢業之心漸致廢墜者往往有之所以古昔聖賢每於持盈保泰之際三致意焉馮道以明宗喜有年而設譬以對猶得古人遺意雖道之生平不足比數而其言固自可採也

馮道卒

自後晉至周皆以篡得國馮道歷臣其比肩事主之人其俯仰愧怍不識當何若矣乃猶著長樂老敘以自述其禁遇當時反以德量稱之四維不張於茲爲甚無惑乎其亂亡接踵也

### 五代紀

六朝五代於開國之初貽謀率多未善一切舉動苟且目前殊無久長之計以視漢唐之規模宏遠相去奚啻徑庭

宋太祖欲察羣情向背頗爲微行

宋太祖欲察羣情而不安於深宮宴處洵勵精求治之心第當命駕時巡省方問俗進窮簷之父老而使得自言其疾苦則民隱足以周知可無九閭萬里之隔矣何必僕僕微行以自輕耶

南漢主作燒煮剝剔刀山劍樹之刑

愚民自罹法網情罪昭然萬無可生之路必不得已而刑之尚覺惻然不忍何得於五刑之外恣爲慘酷殘民



以逞耶

宋太祖時五星聚奎

五星之行於天度數不同遲速各異何由聚於一宿雖史冊書之考諸天文斷之以理終不可信

宋太祖時潘美用樊若水策造浮梁渡江

江勢之洶湧浮梁似乎難結或當時聯舟而濟也即如晉伐吳時吳以鐵索截江晉用炬鎔斷之夫以鐵之重截江之闊何能浮而不沉此皆紀事者未及深思之過

宋真宗時天書見於承天門

虛誕之說欺人且不可況假爲書詞以欺天乎宋真宗之蔽惑不待言也王欽若小人之尤以致其君過舉罪難逭矣

宋真宗時作玉清昭應宮

宋真宗以天書之故作此宮以奉之勞民傷財置於無用之地復爲御容以侍天書命大臣兼領宮使何所取義甚不可解

王旦遺令諸子削髮披緇以歛

王旦輔弼大臣不能救正天書之失負職甚矣至於臨歿之時悔心始萌亦已無及復遺令削髮披緇以歛是其心猶謂佞佛可以免過則平日之崇信異端不能篤守正道益較然可覩矣

宋仁宗時夏人寇渭川旗左麾左伏起右麾右伏起

史筆須勁質高潔言簡而事詳朕覽綱目續編文氣薄

弱字句之間每多冗雜有似稗官小說者較之正編相去遠矣至發明廣義率剿襲陳言泛濫無當且議論偏謬尤不足觀

宋仁宗時劉義叟以鐘聲弁鬱謂之害金帝當感心腹之疾

樂以昭功德召和氣當從其大者言之偶爾之疾亦屬感應毋乃瑣屑乎況古樂久失其傳義叟何所考據不過憑臆之詞好事者遂爲之傳會爾

司馬光上宋仁宗劄子

司馬光立朝行己正大和平無幾微之可議不祇冠有  
宋諸臣求之歷代亦不可多得其論君德有三曰仁明  
武治道有三曰任官信賞必罰要言至理可書丹宸座  
右萬世不易也

宋英宗時司馬光以不能四六辭翰林學士

司馬光綜史傳為通鑑其學殖淹博文詞最為典雅豈  
不能為四六者蓋因宋承五季之後時猶崇尚排偶競

趨浮華故光以不能四六爲辭所以矯當世之失而欲返之於淳樸其用意良深矣固非如後世鄙陋無文之人高談性命而蔑視詞章以自文其不學者所得而藉口也

宋神宗時詔王安石越次入對

王安石賦性堅僻動輒援引古義以文其執拗之私心而又口給便捷應辨不窮足以惑亂人主之聽所謂大奸似忠大詐似信也

宋神宗時蘇軾言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  
宋神宗勵精圖治王安石遂以新奇可喜之說雜沓並  
進漸致海內焚然民生重困蘇軾云願鎮以安靜待事  
之來然後應之深得致治大體不祇爲當時樂石至其  
條奏詳明洋洋纚纚忌者乃以縱橫譏之非公論矣

宋神宗時用巨木爲濬川杞

杞之不可以濬川雖庸俗皆知之當時決違衆議特置  
濬河司設官以主其事迂疎之甚

宋神宗時鄭俠上流民圖

熙寧之時民苦新法如在湯火鄭俠以疎遠小臣繪圖上聞其爲民請命忠謹激切之心猶可想見

司馬光謂改新法當如救焚拯溺

宋哲宗之初廷臣咸欲革除新法猶以改父之政爲嫌司馬光毅然爲以母改子遂使羣疑立釋可謂要言不煩善處大事者矣若以紹聖更法遂尤其建議之際已畱瑕隙令惠卿輩得持其短長是皆事後之見爾



宋哲宗時召程頤爲崇政殿說書

歷代講筵之設率臨御殿廷諸臣拱侍不過進講數行  
徒了故事而已夫有何益必清宮便殿潛心誦讀朝夕  
研究始能貫通義理有會於心

宋徽宗時詔童貫等勒兵巡邊以應金

遼之建國在宋之先相鄰百有餘年一旦乘遼之敝結  
金以圖之不知唇亡齒寒失策極矣矧信誓昭然甘於  
背棄其不祥孰大焉固不待靖康之末而知其顛覆已

宋徽宗時勒蔡京致仕

蔡京以庸劣之流依附小人以圖登進即當燭其奸回  
決意屏黜迨其誤國而始逐之已無及矣用人之道誠  
不可不慎之於始也

宋欽宗時以李綱爲東京留守

李綱之忠悃篤摯誠有大過人者第靖康之時國勢已  
不可爲即使盡行其言久居其位亦未必有濟也

宋欽宗時宗澤與金人十三戰皆捷

欽宗失國距此纔四月爾宗澤一木之支其力幾何十  
三戰皆捷似有虛冒也曩進剿逆賊時我兵偶失利綠  
旗營將猶以捷聞將軍詰之則曰明朝舊例皆然可見  
陋習相沿其來已久

宋高宗時曹勛建議謀奉上皇由海道歸

徽欽北行年餘宋之諸臣未有能畫一策者曹勛所議  
雖涉險道未必得當然其亟於君父之心則猶可取也

宗澤聞警猶對客圍棋

兵凶戰危大將臨敵當如何戒懼可與客對奕乎或其時亦有矯情鎮物之意紀事者未必不加飾其辭爾

宋高宗時吳璘新立疊陣法

鋒鏑相接迅不及停何暇約計爲百步則用神臂弓七十步則用強弓從容擬議若是耶是皆全不知兵徒於紙上談之乃謂以此取勝恐未必然

宋高宗作損齋

宋高宗以損名齋自是清心寡欲之意第當其時正宜

奮勵有爲非僅淡泊撝謙可以恢復大業即此一端觀之知其優游苟且而無振作之志矣

宋孝宗時月四朝太上皇

上皇在御自當乘暇問視豈可限定朝見之期孝宗於宋固敦倫之主乃以月四朝遂盛稱於史冊何所見之狹也

宋孝宗時從太上皇幸玉津園

人子愛日之誠從幸園亭未爲不可論者則極非之若

唐太宗奉太上皇置酒未央宮又以止於一見爲孝養之缺務爲刻論互相矛盾悖謬至矣

宋孝宗作敬天圖

敬天以實不以文詩所云不顯亦臨小心翼翼昭事上帝皆常存敬畏不因有所見而始惕也宋孝宗作敬天圖尚隔一膜虞允文之言可謂切至

宋孝宗時陳賈請禁道學

宋之諸臣排擊程朱以僞道學斥之固非正論若塗飾

言貌襲取君子之名其隱微踐履實不可以告人者則又不可不辨設以假竊之徒盡目之爲道學是宋室之與聞性天者更多於孔門也

宋光宗時羣臣請朝重華宮不果行

人君以孝治天下則臣下觀感以作忠兆民親睦而成俗真所謂至德要道也宋光宗不朝重華宮蔑棄彝倫莫此爲甚至於勉強一朝都人爲之大悅則其宮庭悖德久爲舉國之所共憂矣

宋寧宗時李全會張林襲金東平敗績

當時金之兵力固衰以敵方張之元則不足以敵垂敝之宋則有餘兵法有云知己知彼宋人何其昏憤也先是遼困於金宋乘其釁已為遼所敗前車既覆而不悔亦深可憫哉

宋理宗詔贈朱熹太師信國公

宋理宗以不得與朱子同時為憾續編書之以見嚮慕正學之切不知當時信任僉壬即使朱子在朝恐亦為



讒邪所中不得大行其道此皆掠美虛談且以彰其祖宗之失尤非所宜

宋理宗時蜀將王夔迎謁余玠

王夔帥所部迎余玠班聲如雷江水爲沸雖屬形容之詞涉於誕妄矣他如夫大如椽山崩則江水不通鎖鎗以爲橋畫地爲船以習水戰之類不可枚舉又張貴募士伏水數日不食手能鑿船敵船豈皆聾瞶無一覺者伏水數日而又不食恐非人所能也徒爲奇聞之說以

新耳目揆之情理皆不足信

宋理宗封賈似道衛國公權傾中外

天下之大待理於一人斷宜讀書明理使萬幾洞察於中  
可以當前立決自然權不下移若中無定見不得不  
委任臣下漸致乾綱解弛太阿旁落鮮有不敗者如宋  
理宗可以爲鑒

宋帝熈時陳宜中請遷都不果行

人臣事上自當一言一事極其詳確宋末危急之時陳

宜中慟哭請遷都乃以倉卒失奏行期致太后東裝虛待儒者涵養素定雖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宜中良媿此矣

宋帝昞時羣臣相繼逃遁

人臣之誼與國同休戚者也宋之丞相章鑑與廷臣曾子淵輩相率潛逃平日所學何事乃徑不知有綱常不顧惜廉恥乎

元世祖時遣使窮河源

漢之張騫唐之蔡元鼎所訪河源皆不過玉門關外紀載寥寥元之達實遠履發源之地紀其分流伏脈厯厯可指較之往代相去懸絕論者乃以爲無益何也

元世祖紀稱巴延不妄殺勞而不伐

大將統數十萬衆摧堅陷陣能不妄殺者元之巴延與宋之曹彬可以竝稱至其勞而不伐若不知有平宋之功則又卓然獨步

元成宗時太史奏日食不應

凡日月之薄蝕原有定期若日食二分有奇其象甚微且當已時陽光方盛仰觀未明遂以當食不食爲說可謂浮誕矣今日食不及三分皆不入占誠爲有見

元泰定帝時禁西僧馳驛擾民

郵傳之設所以速使節非軍國重務不得輕擾之至於金字圓符元時用以備邊乃僧人佩符乘驛者多至傳舍不能容無謂甚矣元政之衰於此可見

元順帝時更鈔法

金錢實貨而以鈔易之即使上下流通亦易於腐敗非  
經久之計也昔人交子會子每行之多弊不便於民凡  
爲民所不便者皆不可行鈔法其一端也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四十目錄

雜著

庭訓

讀周禮書後

書戰國策後

書性理奧後

跋虞世南墨蹟後



跋顏真卿墨蹟後

跋蘇軾墨蹟後

跋黃庭堅墨蹟後

跋米芾墨蹟後

跋朱子墨蹟後

跋趙孟頫墨蹟後

跋董其昌墨蹟後

連珠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六十八

集部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四十

雜著

庭訓

朕自幼齡學步能言時即奉

聖祖母慈訓凡飲食動履言語皆有矩度雖平居獨處亦教以罔敢越軼少不然即加督過賴是以克有成八齡纘承大統

聖祖母作書訓誡冲子曰自古稱爲君難蒼生至衆天子以一身君臨其上生養撫育無不引領而望必深思得衆則得國之道使四海之內咸登康阜綿厯數於無疆惟休汝尚其寬裕慈仁溫良恭敬慎乃威儀謹爾出話夙夜恪勤以祇承乃

祖考遺緒俾予亦無疚於厥心朕仰戴斯言大懼弗克遵茲丕訓惟曰庶其自強不息以日新厥德益思學問者百事根本不能學問則漸即於非幾以故自少讀書

深見夫為學之要在乎窮理致知天德王道本末該貫  
存心養性非此無以立體齊治均平非此無以達用於  
是孜孜焉日有程課樂此忘疲雖帝王之學不專事纂  
組章句顧由博而約往詰遺訓惟能網羅記載搜討藝  
文斯足增長見聞充益神智朕機務之暇講肄諸經參  
稽易學於太極西銘之義河圖洛書之旨往往潛心玩  
味以次歷觀史乘考鏡得失旁及古文詩賦諸子百家  
說命言終始典於學周頌言學有緝熙於光明朕所以

朝斯夕斯至今弗輟者也書亦六藝之一朕每念心正  
筆正之說作字自來未敢輕易喜臨摹古法書考其源  
委又禮記射義稱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德立行  
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易大傳言弧矢之利以威天下  
朕自少習射亦如讀書作字之日有課程久之心手相  
得輒命中用率虎賁羽林以時試肄念

祖宗以來以武功定讎亂文德致太平豈宜一日不事  
講習朕凡此既以自勉還用督率汝曹周書曰不學牆

面蒞事惟煩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蓋蒙以養正盛年力學如朝日舒光元良國之根本文庶國之藩附朕深惟

列后付託之重諭教宜早弗敢辭勞未明而興身親督課東宮及諸子以次上殿背誦經書至於日昃還令習字習射覆講猶至宵分自首春以及歲晚無有曠日母思進修之益必提撕警誡斯領受親切汝曹生長深宮未離阿保薰陶涵養正在此時尚其愛日惜陰黽勉勿

急故復諄諄欲令汝曹皆知吾心也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窮理格物多識前言往行是惟作聖之功汝曹今日為子弟他日為人父兄取資匪遠當思吾言

讀周禮書後

周禮一書先儒信者半疑者半其疑者曰周衰諸侯滅去其籍自孔子時已不具至孟子時尤殘缺莫考故曰其詳不可得而聞夫孟子當秦未燔書之前已不見周禮漢世焉得而有之且其大者莫如建官封建井田諸事然東西

都為地甚狹何得王畿道里四方各距千里宮府内外官制何得比夏商遂益萬倍五等封地何所并徙而能斥大九州溝洫井田鄉遂公邑何以利害同而法制異其為後儒偽造之書而非周公之舊也其信者曰周禮寓兵農則以井田定惟正則以什一教萬民則以鄉遂養士秀則以學校治天下則以封建其要有六典八法八則九柄九貢九式之序其次有祭祀朝覲冠昏喪紀師田行役之條無不詳備周密雖其間細瑣職事或出後人附會然大體要



所在非聖人創建不能也朕謂二說皆儒者讀書考究之言未可偏廢若夫帝王法古致治總在師其意而不泥其迹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夫損益者因時制宜之謂程顥曰有闕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朱熹曰周禮是聖人姑為一代之法爾到可用處聖人須別有權變之道誠哉斯言夫泥其說而用之王莽王安石遂致流毒天下若師其忠厚之意以措諸紀綱法制之中則何遂不可比隆成周朕故

以孔子及程朱之言爲讀周禮法

書戰國策後

此書上繼春秋下至秦漢之間二百四十五年行事皆  
備載於其中朱熹曰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  
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國語衰世之文也國策亂世之  
文也然有英偉氣非衰世國語之比此專以文論耳若  
其書之大指皆當時游士挾其詐謀窺其時勢之所必  
出中其時君之所必從或迎而導之或逆而折之誘之

以利怵之以害縱橫開闔皆非仁義道德之言也間或有譎而合於正者十不得二三耳此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所以卒殞其身而禍人家國惜當時諸侯及秦皆溺於若輩之說而迄無有早悟者夫六經四子之書其理甚近其說甚平聽之若迂闊而寡效然考之無僞用之無疵可以定危亂可以躋治平故善理天下者終不肯以此易彼也

書性理奧後

聖人之道始於明明德極於位天地育萬物造端於宥  
密而彌綸於兩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飛潛動植咸若  
其天者非從外求也盡性而已中庸曰惟天下至誠爲  
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  
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蓋人物之性即天命之同然與  
天地參乃性分之能事故曰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然則  
天地萬物豈在性外哉性理一書闡於周程邵張集成  
於朱子孔孟之旨昭然若揭日月於中天其遍相發明者百

有餘家而後斯道大著爲書可謂博矣是編節錄精義  
由博而約誠能反覆研極可以見性體之大而識盡性  
參贊爲一理古昔聖賢心傳之妙由諸子之說進求之  
因流溯源得其意而致力焉修齊治平亦無餘事矣

跋虞世南墨蹟後

虞世南仕貞觀朝爲太宗所賞稱其五絕一曰德行二  
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詞五曰書翰今考唐史所載  
世南言論行事果有卓然足多者其書法少師智永專

心不懈晚年遂造羲之之室當時與歐陽詢竝以書名  
議者謂歐虞智均力敵然虞則內含剛柔歐則外露筋  
骨君子藏器以虞爲優誠篤論矣但世南墨蹟稀如麟  
鳳黃庭堅云孔廟虞書貞觀刻千兩黃金那購得想當  
時民間鮮有藏蹟故云然也朕萬幾餘暇雅好臨池宮  
中舊藏虞書時出披覽摹倣其意輒有神會爰濡筆而  
識其後以示珍重云

跋顏真卿墨蹟後

史稱顏真卿立朝正色剛而有禮非公言直道不萌於  
心天下不以姓名稱咸曰魯公而獨爲權奸盧杞所忌  
遣諭李希烈竟被賊害觀其赴火罵逆何其烈也生平  
善正草書宋祁稱其筆力道婉今披閱遺蹟凝重沉鬱  
竒正相生如錐畫沙直透紙背覺忠義之氣猶勃勃楮  
墨間朕重其人益愛其書不啻逾於球璧矣

跋蘇軾墨蹟後

論者謂宋四家書皆從顏魯公入然亦以其天分高出

一時神明變化於古人耳實不盡拘於成法也觀蘇軾前後論書詩可知矣軾題孫莘老墨妙亭詩云顏公變法出新意細筋入骨如秋鷹題石蒼舒醉墨堂詩云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故其平生所書以跌宕取勢以雄秀取態殆變化於古而不專主於顏者世又謂軾書亦學徐浩今浩書刻帖具在亦不相似也郭畀云東坡晚歲自海外挾大海風濤之氣作字如古槎怪石如怒龍噴浪今觀其真蹟信然豈區區成法之是



拘耶

跋黃庭堅墨蹟後

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張耒輩游於蘓軾之門當時稱蘓門四學士而庭堅爲尤著時人至以配軾稱蘓黃其文章學問固卓犖不羣而行草書亦自成一家元祐中嘗作草書於僧舍軾賞歎再四錢勰從旁曰君見自叙真蹟當更有得後謫黔獲見之遂深契藏真之妙嘗自云元祐間筆意癡鈍用筆多不到晚入峽見長年盪漿乃

悟筆法此其草書之所以異也至所作行書剝去姿媚  
獨存風骨直欲與蘇軾分道揚鑣不肯俯循其轍間或  
雄姿猛氣逸出常度亦無傷其爲神駿故朕恒玩之

跋米芾墨蹟後

米芾書在宋四家中爲雄秀史稱其沉著飛翥得王  
獻之筆意或云芾始學顏書已而宗李邕又棄而學沈  
傳師數數改業遂成名家今世沈傳師書絕少其與米  
之優劣無可考要以得法於獻之爲確論也朱熹曰米

老理會得字故所論皆實是朱子蓋亦心折之其爲書  
豪邁自喜縱橫在手肥瘦巧拙變動不拘出神入化莫  
可端倪洵堪與晉唐諸家爭衡昔人謂右軍如龍北海  
如象然則芾其在龍象之間歟

跋朱子墨蹟後

嘗觀朱子論書一則有曰字被蘇黃寫壞近見蔡君謨  
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考亭固大儒其  
平日於柳公權心正筆正及程子寫字主敬之說蓋必

有取也然觀其墨蹟亦嘗間有蘇黃筆意考亭之論或出於其門人所附會未可知爾蘇黃書法原從顏柳得來考亭書沉著古勁當亦本於顏柳故時有不期而合之處耶

跋趙孟頫墨蹟後

宋濂作趙孟頫傳云篆籀分隸真行草書無不冠絕古今鮮于樞云子昂諸書皆為當代第一而小楷又為諸書第一胡長孺云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其稱賞之

者至矣蓋書自宋四家盡變唐法而蘭亭王潤諸帖之意寢遠孟頫起而矯之全用二王矩矱心慕手追神契無迹故一時矜爲度越前代然相傳其嘗作米書輒自棄去以爲不及良由米芾以天勝孟頫以人勝故爾芾天分得之性生不可勉強人功盡則天自見右軍學書池水盡墨如此安得不神朕於古人諸法書無不展玩臨摹而於米趙墨蹟尤珍愛不忍釋手倣成卷軸動至盈千用冀天人交盡得古人微意而自忘其握管濡翰

之勞也

跋董其昌墨蹟後

華亭董其昌書法天姿迥異其高秀圓潤之致流行於楮墨間非諸家所能及也每於若不經意處丰神獨絕如微雲卷舒清風飄拂尤得天然之趣嘗觀其結構字體皆原於晉人蓋其生平多臨摹閣帖於蘭亭聖教序能得其運腕之法而轉筆處古勁藏鋒似拙實巧書家所謂古釵脚殆謂是耶顏真卿蘇軾米芾以雄奇峭拔

擅能而根柢則皆出於晉人趙孟頫尤規模二王其昌  
淵源合一故摹諸子輒得其意而秀潤之氣獨時見本  
色草書亦縱橫排宕有古法朕甚心賞其用墨之妙濃  
淡相間更爲寬絕臨摹最多每謂天姿與功力俱優致  
此良不易也因臨池之暇遂書此於簡末

連珠

蓋聞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疇非聖  
而克開疇非明而弗失是以黃軒肇則道協陰陽姬旦

承謨制參忠質

蓋聞文治深則武功大德施博則威制隆是以秦蕤詩  
書再世而致咸京之炬周傳官禮一戎而垂鎬室之裳  
蓋聞珠囊在御顓俊則興寶鑑移暉棄賢則晦是以阿  
衡去桀而負鼎夏道終衰尚父遇文以投竿周邦克乂  
蓋聞造化宰乎自然品類因夫各得青陽煦物非私亭  
毒之心白露凋芳豈任虔劉之德是以九功歌於九敘  
戒董兼施五教弼夫五刑明允爲則



蓋聞泰岱爲五岳之宗謂其居高而不亢滄海爲百川之長謂其兼容而有餘何則過剛則凌物至察則無徒是以道主敬民若馭朽索之馬心存愛物寧漏吞舟之魚

蓋聞方圓互用體有殊規小大兼呈材非一器是故記功忘過所以收遠馭之猷量職授能所以懋允釐之治蓋聞陰陽寓於六位天人備乎九疇終始元貞本太和之保合剛柔正直惟皇極之懋修是故白旄既麾訪河

洛而叶契韋編載絕通神明而贊幽

蓋聞治道多端農爲政本厚生有術食乃民天何則非  
知稼穡之艱罔臻作所未盡穠蔭之力曷冀逢年是故  
夏禹經邦首敷土壤姬文卑服專務康田

蓋聞虛以集猷弓旌招士樂以取善鞀鐸求言惟棧樸  
繁則化日盛芻蕘廣則道日尊是以訪德崆峒不惜順  
風之拜咨謀岳牧式弘舉佚之門

蓋聞王猷建國爰分職於作屏善政養人聿宣仁於求

牧是以布甘棠之教澤著美周詩獎渤海之循聲揚芬  
漢牘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四十一目錄

祭文

躬詣

天壇祈雨祭文

天壇謝雨祭文

躬禱

天壇文

天壇祈雨祭文

祈穀壇祭文

親征噶爾丹告祭

天壇文

剿滅噶爾丹告祭

天壇文

剿滅噶爾丹告祭

歷代帝王陵寢文

剿滅噶爾丹告祭

先師孔子文

祭

禹陵文

祭明太祖文

祭西嶽華山文

重修闕里

聖廟告成遣皇子告祭文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六十九

集部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四十一

祭文

躬詣

天壇祈雨祭文

康熙二十六年

臣以眇躬仰承

天眷撫育羣黎兢兢業業惟恐隕越邇者自春徂夏雨澤愆期京輔亢暘深懷疚懼良由眇躬不德政未咸宜



大小臣工罔盡厥心惟君臣之咎於億兆何辜前者循  
省已過詔告四方而靈雨尚未沾足浹旬仰望彌切焦  
勞茲特潔蠲吉日率勵羣工實圖洗心齋祓將事呼籲  
上帝切望

慈休謹以牲帛醴齊粢盛親行虔禱伏冀

俯鑒誠懇大沛甘霖俾兆民之咸蘇惟邦家之有慶引  
領

郊壇尚祈

昭格謹

告

天壇謝雨祭文

康熙二十六年

惟

大造無私覆幬萬物顧茲億兆迭荷

生成邇者雨澤愆期恐妨穡事

臣爲民請

命齋祓深宮訓誡羣臣共加惕厲謹諏吉日虔告

郊壇乃於吉蠲之辰甘霖旋降更當步禱之夕靈澍再

敷浹旬之間四郊優渥從此三農有慶歲事可期是皆  
帝載洪慈惠及黎庶眇躬何幸徼福

蒼穹被德彌深戴恩罔極謹以牲帛醴齊潔盛報謝伏  
冀

歆格

躬禱

天壇文

康熙二十六年

臣  
仰承

天祐奉事

祖母太皇太后高年荷庇藉得安康今者疾病驟作一旬以內漸覺沉篤旦夕可慮臣夙夜靡寧寢食捐廢徧問方醫虔治藥餌罔克奏効五內憂灼莫知所措竊思天心仁愛覆幬無方矧臣眇躬夙蒙慈眷憶自弱齡早失怙恃趨承

祖母膝下三十餘年鞠養教誨以至有成設無祖母太皇太后臣斷不能致有今日成立

罔極之恩畢生難報直茲危殆方寸憤迷惟有潔蠲擇  
日謹率羣臣呼籲

皇穹伏懇

憫念篤誠

立垂昭鑒俾沉疴迅起遐算長延若大數或窮願減臣  
齡冀增

太皇太后數年之壽爲此匍伏

壇下仰祈

洪祐不勝懇禱之至

天壇祈雨祭文

康熙二十八年

臣  
仰承

眷祐綏育黎元宵旰兢兢罔敢怠逸惟冀雨暘時若民  
物阜成乃者仲夏已臨甘霖未沛閔茲農事怵惕靡寧  
深慮眇躬涼德政治失宜在廷百職未能靖共爾位克  
殫乃心致此亢暘憂及黔庶今耕夫懸耜播種後期艱  
食堪虞雲霓望迫若非仰祈

穹昊何由俯慰民生用是祇肅齋居兼勵卿士實圖滌  
被共竭精誠謹以牲帛醴齊粢盛虔禱

郊壇伏冀

昭鑒微衷立施解澤俾三農之普利庶億姓之咸休翹  
首

鴻慈不勝顙切謹

告

祈穀壇祭文

臣續承鴻業撫育蒸黎惟貴粟重農先務是亟荷

天之眷歷紀順成率土元元久沾樂利頃者歲行在己

早暵爲憂畿甸之間阻饑尤甚臣覩災饑閔此窮簷宵

旰省惟中情惶惕殫心賑救罔敢暇寧顧時閱三冬同

雲鮮應側席減膳倍篤焦勞茲者候屆上辛田功肇始

伏念

天心仁愛必軫民力艱難苟非

錫以豐穰何由共登康乂敢因祈歲展竭悃誠冀昭事



之精虔荷

穹蒼之鑒格謹率臣寮以玉帛牲醴粢盛庶品恭祀

上帝仰祈

右茲將享時若雨暘用觀百穀之登溥洽三農之慶尚  
饗

親征噶爾丹告祭

天壇文

臣仰承

鴻祐臨馭兆民夙夜恪恭罔敢逸豫惟期中外乂安咸  
遂生養比年以來厄魯特噶爾丹荒陬狡寇悖逆

天常肆行凶虐曾經征剿窮寇敗遁迺猶怙終不悛蔑  
棄誓言侵掠喀爾喀潛伏近塞詭詐跳梁稔惡已極久  
爲人心所共憤自爲

上蒼所不容

臣茲恭行

天罰聲罪致討遣發大兵分道竝進臣特躬蒞邊外相  
機行事用掃除頑梗之患以永綏荒徼之民擇於二月

三十日啓行伏祈

帝鑒謹

告

剿滅噶爾丹告祭

天壇文

臣祇承

景命臨御萬方惟期中外又安咸遂生養茲以厄魯特  
噶爾丹荒陬狡寇肆虐跳梁怙惡有年神人共疾

臣用

是於丙子春親統六師恭行

天討越踰瀚海掃蕩賊氛深入窮追師徒大捷於丙子  
秋再履邊境經畫招徠於丁丑春復至朔方奮揚武略  
逆子俘獲醜類革心兇渠殄亡邊塵盡滌遐荒番部罔  
不歸誠皆藉

上蒼弘祐之靈俾成絕塞永清之烈特遣專官用申禋  
祀敬告成功伏惟

帝鑒尚

饗

剿滅噶爾丹告祭

歷代帝王陵寢文

自古帝王受

天景命制治綏猷必禁暴除殘以乂安黎庶緬懷往烈  
道實同符朕親承

帝祉臨御九圍茲以狡寇跳梁親征漠北蕩滌寇氛廓  
清邊徼永消兵革以與普天率土樂育太和敬遣崇官

代將牲帛昭告古先

哲后虔修禋祀式彰安攘之模用展景行之志仰企

明靈俯垂

鑒饗

剿滅噶爾丹告祭

先師孔子文

朕服膺

聖訓殫究遺文凡茲六籍所垂惟以安民爲要臨御以

來孜孜圖治綏乂蒸生遠邇中外視同一體乃有厄魯  
特噶爾丹荒陬狡寇肆虐跳梁擾毒邊方稔惡已極朕  
親統六師三臨絕塞弘彰捷伐克奏膚功逆孽就俘兇  
渠殄滅遐荒番部罔不歸誠自茲永靖邊塵咸安生業  
惟是

至聖先師默相啓佑特遣耑官敬申禋祀祇告成功伏  
惟

昭鑒尚

饗

祭

禹陵文

惟

王精一傳心儉勤式訓道由天錫啓皇極之圖疇功在  
民生定中邦之井牧四載昔勞疏鑿永賴平成九敘早  
著謀謨惟歌府事行其無間德遠益新朕省方東南道  
經吳越覩長江之浩渺心切汴泗瞻高巘之嵯峨企深



仰止幸矣松楸伊邇儼然律度可親特薦馨香躬修祀  
事惟祈

靈爽尚克來歆

祭明太祖文

維

帝天錫勇智奮起布衣統一寰區周詳制作鴻謨偉烈  
前代莫倫朕曩歲時巡躬修醑薦景其遺轍不圉成規  
茲因閱視河防省方南邁園陵如故睇松柏以興思功

德猶存稽典章而可範溯懷彌切親酌重申  
靈其鑒茲尚期歆享

祭西嶽華山文

朕惟五嶽之祀載於虞書所由來遠矣稽考歷代舊章  
國有慶典必舉告祭之文蓋以含靈布澤能錫福於斯  
民故禋祀惟虔禮至重焉

西嶽華山之神聳峙關中照臨西土比年以來秦省左  
右亢旱頻仍百姓艱食流離轉徙未有寧居田疇荒蕪

不能墾闢朕憫念焦勞罔間宵旰反復圖維或者因朕之不德或者有司之不肖以致雨暘失節重困吾民前者蠲租發賑屢遣大臣拯民疾苦守土鉅僚亦已更置殫心竭慮以盡人事而烝民猶未臻康食朕念國家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百穀蕃滋端賴雨澤順時霑足咸藉

神功用是特遣皇長子胤禔虔申殷薦祇期默佑時沛甘霖俾三農常沾優渥之庥庶兆姓永享豐亨之樂錫

民嘉祉丕慰朕懷不益光歟朕之斯舉非以媚神求福也惟敬爲百姓請命爰布誠悃

神其鑒之謹

告

重修闕里

聖廟告成遣皇子告祭文

朕惟道統與治統相維作君與作師竝重

先師孔子德由天縱學集大成綜千聖之心傳爲萬世

之師表故廟祀久遠垂於無窮朕御寓以來立綱陳紀  
彰教敷治咸奉至聖為法程凡典禮追崇竭誠致敬自  
京師下逮郡邑辟雝泮水建廟釋奠罔不修舉况茲闕  
里乃聖人鍾毓之鄉車服禮器於斯藏守曩者東巡展  
拜之餘仰觀廟貌多歷年所漸有頽敝深塵於衷用是  
命官董理重加修葺棟宇維新以妥聖靈茲當告成特  
遣皇子胤祉致祭俎豆肅陳恍乎接至聖之音容以將  
朕儼恪欽崇至意陟降在茲尚祈歆饗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四十二目錄

賦

恭祝

皇太后萬壽無疆賦

汗血馬賦

木棉賦

金蓮花賦



菊賦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七十集部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四十二

賦

恭祝

皇太后萬壽無疆賦

有序

蓋聞世運昇平內庭懋儀型之慶天心錫嘏彤管高  
嫺睦之風惟度協於中和斯福昭其美備我

聖母皇太后仁慈夙秉恭儉習成濯龍明德久冠宮闈

致治宣仁胥稱堯舜茲當冬月之初正逢周甲之喜  
敬泐蕪詞上介

遐壽聿抒孺慕之微忱兼採臣民之共願瞻依莫殫  
忭舞惟殷謹拜手而賦曰

惟坤作則配

天行健圖籙祥呈璇衡瑞獻西池之青鳥飛來南極之  
明星乍現佐治登三流歡吹萬篚筐玉帛萬國獻其球  
琳夏清冬溫一心慰以至願婉姸降於華渚飛瓊舞於

綺苑祈厯算之永延湛精神而靡倦  
旣盛沆瀣之漿鼎熟胡麻之飯織壽  
字以成圖捧霞觴而進勸序屆初冬  
花明永晝欣拜舞以爭先肅趨蹌而  
恐後岡陵之禱嵩岱同巍松柏之篇  
椿桃竝茂雲璈響徹協鸞鶴以雙清  
砌草憂忘報嶺梅之先秀指海屋以  
籌添睇斗杓而錫祐山若積而彌深  
地以增而益厚普天咸頌仁慈閨苑  
蓬壺齊呼

聖壽若乃春秋佳勝媚景舒徐奉晨  
昏於軒榭親顏色

於庭幃岸柳汀花依依含笑隄鶯梁燕嚙嚙相呼於是  
汎龍艦扶鳳輿或怡情於碧沼或攬勝於金鋪敘天倫  
之樂事暢逍遙以共娛尊養樂愜古昔所無誠乃邁徽  
猷於任姒臻至治於唐虞咏茲懿淑富有嘉祥身與心  
而俱泰福因德而逾彰謹集萬方之玉帛肅百序之冠  
裳翦鮫人之千錦貢織女之七襄寶座煙霏層層珠蓋  
博山香遶陣陣都梁樂奏雲門之曲仙來瑤島之疆竊  
欣侍奉

膝前趨迎朝暮浥霞彩於靈萱酌太和於甘露臣則稟  
誨諄諄撫茲寰宇際日吉以時良樂和風而甘雨恭逢  
壽域之開虔製荒蕪之句願

母壽之靡涯享鴻圖之景祚優游悅豫金石比其堅貞  
綿亘扶疎榘楠同其蟠固愧莫罄於頌颺載降階而陳  
賦

汗血馬賦

有序

稽古居大功者不忘艱難克巨懃者必懷天眷是以

執醜歌於常武捷伐歸於降監而易曰王用出征有  
嘉折首蓋言人君恭行天罰肆討不庭軍旅所屆能  
奏蕩定其績爲莫可泯也朕以逆寇噶爾丹攫噬屬  
國邊徼弗寧用是親秉黃鉞三統六師揚威萬里所  
過焚其廬帳殲其醜類馘其妻孥散其徒黨未及二  
載滅此寔窳骨戮專車懸乎藁街敢曰予一人勞哉  
實天所賜爾當大師再出狡賊畜牧盡爲我獲中有  
良馬繫惟汗血獻至帳殿之前千官七校竦視競悅

昔漢得宛馬推本太乙作樂郊廟然不過貳師所攻  
取耳未嘗自將而殄絕之也則今茲駟駿呈才允足  
徵天貺而有合於詩易折首執醜之義矣萬幾餘暇  
因濡翰而賦之曰

維歲在柔兆困敦薄伐至於絕幕雷霆震其聲靈箕翼  
張其習霍何小醜之螳臂遇鋒車而猶攫虎旅夾以大  
鑿封豕殲而染鍔同宛首之函庭覩遺孽之面縛適穹  
廬之悉焚猗善馬之就絡爾其產邁渥洼符亞玉澤俶



儻權奇沫赭汗赤氣騰千里姿雄八尺信滅沒之逸倫  
軼超景之絕跡幾埋沙磧以畢生幸仰雲衢而稱德於  
是寶鉸飾容金羈節步聯轡龍媒參鑣象輅競鐵駟以  
凌颺環豹尾而清路凱音奏而和鳴都人見而企慕昔  
帝軒膺籙阜服吉光后虞垂衣地出乘黃禹敷水土而  
飛兔引御文綏江漢而朱鬣高驤璿臺驅兩龍之駕代  
邸騁九逸之良此皆協治平以效瑞而非靖寇亂以寧  
疆是則神驥之歸列廐絳液之灑鑊章洵足昭我武之

有赫與天眷之丕昌顧撫茲八鑾之蹀躞永諧萬國之  
樂康將愈凜朽馭於夏訓而遠希圖出於羲皇也

木棉賦

有序

木棉之爲利於人溥矣衣被禦寒實有賴焉夫既紡  
以爲布復擘以爲絛卒歲之謀出之隴畝功不在五  
穀下嘗稽之載籍島夷卉服註以爲吉貝即其種也  
然止以充遠方之貢而未嘗遍植於中土故周禮婦  
功惟治蠶桑唐徵庸調但及絲麻至木棉之種後世

由外蕃始入於關陝閩粵今則遠邇貴賤咸資其利  
而昔人篇什罕有及之者故爲之賦曰

攷吉貝之佳種披丘索以窮源道伽毗而遠來由秦粵  
而行蕃倣崖州之紡織製七襄而無痕倣宋人之汧汭  
比八綿而同溫先麥秋而播種齊壺棗而登原宿黃雲  
於萬蕊墮白雪於千邨落秋實於露晞軋機軸於星昏  
煖佐耆年之帛陽回寒女之門幸卒歲之可娛乃民力  
之普存若應鐘之司律正薄寒之中人月照牛衣之夜

霜侵葛屨之辰家挾千箱之續路絕百結之鶉曝茅簷  
而歌愛日賽田祖而洽比鄰謝履絲之靡麗免于貉之  
艱辛故夫八口之家九土之氓無沍寒之膚裂罕疾風  
之條鳴時和年豐水耨火耕歲落三鍾之棉塲登百畝  
之杭同彼婦子樂此太平奚羨纂組之巧與夫縞紵之  
輕慨風詩之未錄省方問俗將以補幽什而續授衣之  
經

金蓮花賦

侔嘉名於華頂結異質於清涼冠方貢之三品賦正色  
於中央奪芙蓉而在陸麗菡萏於崇岡顧柳池之非偶  
豈蘋澗之可方煥彪炳而成文散梅檀而結燼煙橫鉢  
裏之香妝沐江干之靚受範公輸之規移芳彭澤之徑  
田田與芰蓋殊形矯矯竝木蘭比勁若夫當融風之拂  
樹值暑雨之平池面鏡潭而寫色掩玉砌以橫枝葉潤  
陵晨之霧花含照夜之珠襲輕芬於衣縠映斜月於窻  
帷本託根於道岸曾何畏乎泥淄爾乃草鋪微綠之區

蝶舞輕黃之翅沾芳則土脉流膏落蕊則蜜脾分饋非  
桃李而成蹊與鞠衣而同製於是滴珠露以研黃挹金  
房而瀉翠玉板潤而脂融松腴蒸而雲翳摘珍產於山  
經表奇芳於幽閔異紅采於巖阿謝朱霞於水曲漏鐫  
長樂之銅壺燈燦蓬山之銀燭卑五華之仙葩超四照  
之靈木彼夫綠竹則稱君子青松以擬大夫澤荷載於  
篇什猗蘭紀於史書惟斯卉之挺秀拔衆彙而標奇感  
無言於空谷久掩嫿於山陂移土礎於上苑沐日月之

光曦化同被於偃草忱獲效乎傾葵

菊賦

當金飈之蕭摵正珠露之飄零睹百卉之具腓感苑枯  
之遞更疇晚序而挺節矯氣化而敷榮爰有紫蒂含芳  
黃華逞茂擢茗穎於春初曜丰容於霜後先梅萼而吐  
芬繼蘭叢而擅秀既勁操之彌堅實寒香之可嗅爾其  
密葉蒙茸繁英歷瑤霞蔚雲蒸煙披雨沐色徵土德之  
純氣稟金行之肅舞燈影而紛披傍籬根而芳馥似幽

人之相依豈世情之共逐是以丘園逸叟山澤癯儒植  
而供翫擷以當蔬存真味於澹泊協潛德以敷腴亦有  
餐霞御氣乘雲握符盤飮桐杞囊繫茱萸或年壽之永  
延或災患之潛祛斯其著效於仙靈之錄尤不可以耳  
目拘也至若賦餐英於楚客傳送酒於晉賢泛甘馨於  
南郡準節令於渾天罔不貞操卓爾高韻悠然宜名流  
之競羨亦譜籍之長編矧茲北闕秋深西山氣爽餘柏  
葉之參差剝楓林之莽蒼蝶揚揚而媚秋雁嚙嚙而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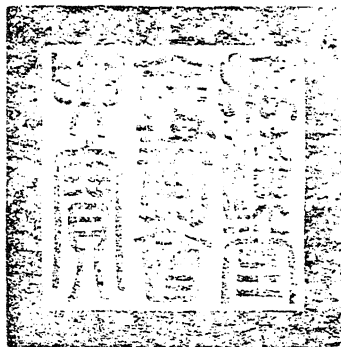
響寒漠漠而侵堦月溶溶而度幌爾乃橫逸態以寡儔  
吐層巒而直上種類間錯名品紛羅映小山之叢桂覆  
潭水之澄波低昂兮如紫衣之垂袖璀璨兮如白貝之  
編珂稟黃中之通理知中美之孔多蓋與松筠而共勁  
亦視桃李而殊科彼夫揚霜傑於詩人誇日精於本草  
藉滋培於寒雨綻鮮華於清曉咸以孤潔方幽人之貞  
高逸擬君子之道苟其歷歲寒而長存何恨乎挺生之  
不早

欽定四庫全書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四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膳錄監生臣許祖懷